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二卷

第三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王西神鬻文書直例

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寸寸卷芭蕉家風慚愧紅鵝換潤格親題學板橋
名場少日慣奔忙浮海歸來鬢未蒼卻為周妻何肉累江關蕭瑟不能狂
掌書參幕復從征局近彈棋總不平翻盡十眉新樣譜蓬門猶是舊書生
呼牛呼馬任人施翠巖龍峯繫夢思差喜漁洋家法在頭銜殘客換吟詩
大雅扶輪孰啓余登車不落體何如酬縑計字難忘俗草草勞人草草書
(舊號西神殘客)

書例

對聯	三尺四尺五尺每付十元	六尺加倍	字數過多及點景亦加倍
屏條	三尺四尺五尺每條十元	六尺加倍	
橫幅	同屏條		
整張堂幅	三尺四尺五尺每幅廿元		
扇面	每頁十元	四體書及點景均加倍	
冊頁題圖	每件十元		

文例

字體真楷行書草書鐘鼎骨甲文磚文小篆鐵線篆隸書隨點隨應 紙張自備劣紙不書來句
不書 長聯須畫朱絲格或烏絲格者均須自備如託各棧扇莊代轉加墨費一成

壽文駢體 每篇三百元 散文每篇一百元
墓誌銘家傳等 每篇四百元 各種雜文每篇一百元
詩 每首廿元 詞 每闕五十元 餘件面議
通信收件處 (一)南京行政院 (二)太平路北首號 電話二二五一二號
庚辰八月第六次重訂

同聲月刊第二卷第三號目錄

書畫

禹之鼎畫金焦圖冊 長樂梁氏爰居閣藏本

朱竹垞題金山寺詞墨蹟 同上

梅雪坪畫北固山圖冊 同上

查查浦題北固山詩墨蹟 同上

論著

劉融齋詩概詮說續

說孟

清代閩秀詩話 卷四

傾杯考

宋詞選釋卷三 稼軒詞

玄 修

玄 修

俞 陸 雲

冒 廣 生

俞 陸 雲

彙集宋人詞話

鄭叔問先生年譜續

關方音說

歌劇

易水送別 歷史歌劇

詩詞

今詩苑

忍古樓詩二首

碩果亭詩二首

遯齋詩一首

雙照樓詩三首

趣園詩二首

黃山人詩一首

二

映庵

戴正誠

陳能羣

鍾山隱

同聲社采輯

夏敬觀

李宣龔

張爾田

汪兆銘

汪曾武

黃賓虹

萃錦園詩二首

橋西草堂詩二首

趙亭詩八首

延禧室詩五首

今詞林

味蕤詞三首

樂靜詞八首

海綃詞四首

舊月簾詞一首

漱碧詞二首

柳谿長短句一首

帶香館詞四首

遺著

溥儒

李宣侗

陳世鎔

黃孝紆

同聲社采輯

汪曾武

俞陞雲

陳洵

陳曾壽

李宣侗

向迪琮

陳方恪

徧行堂集詞之二續

今釋澹歸

和玉田詞補篇一

易 孺

和玉田詞補篇二

易 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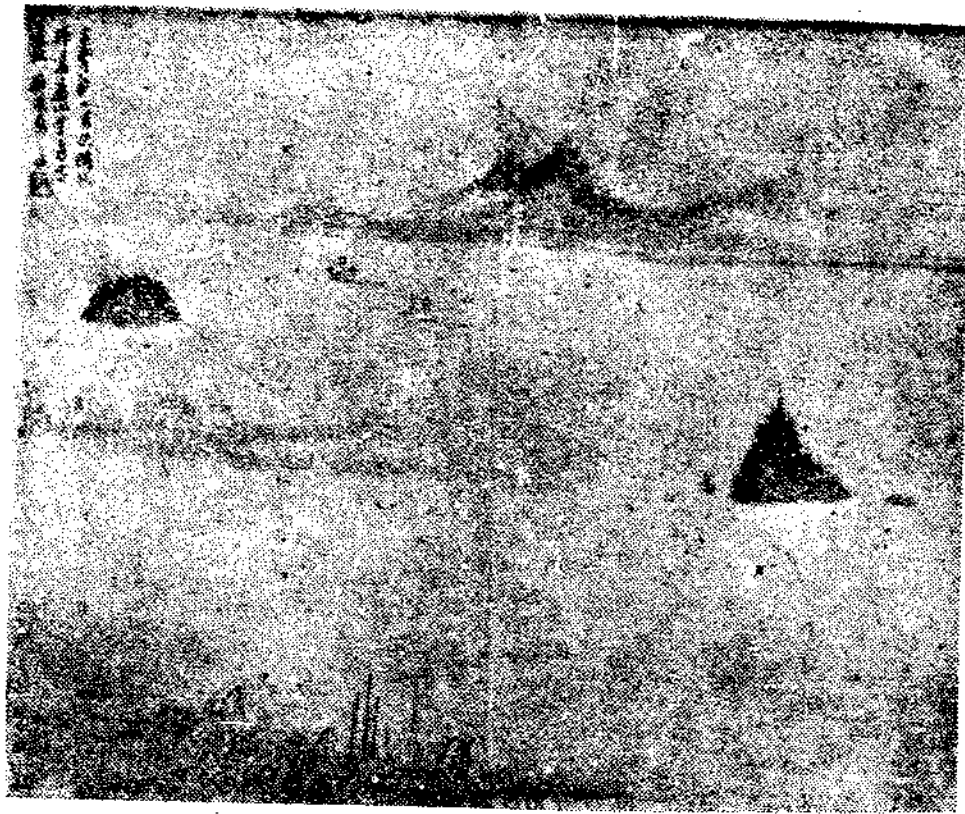
和玉田詞後篇

易 孺

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二號第一三八頁通濟橋落成詩夫塔抱恨坐句坐字爲生字之誤 又第一五二頁詞林近訊大厂居士下世條原名重熹句重字爲廷字之誤又本欄宜列最後亦爲手民誤排合併更正

禹之鼎畫金焦圖冊



爰居閣藏本

朱竹垞(彝尊)題金山寺詞墨蹟

石孤根地秀出寒潮鳴咽峒集
 山巖嶽嶽山波翠水品中冷誰得
 似鐘敲兩岬何曾歇試看一路轉
 紗窗臺簾弄揚東楚靜風鳴葉
 寂如靜沙沉鐵壁撈翎一片淋霖
 明滅浪裏江豚定首舞天邊塞雁
 似相接把顯詩張祐問山僧猶能
 說

題金山寺詞墨蹟
 朱彝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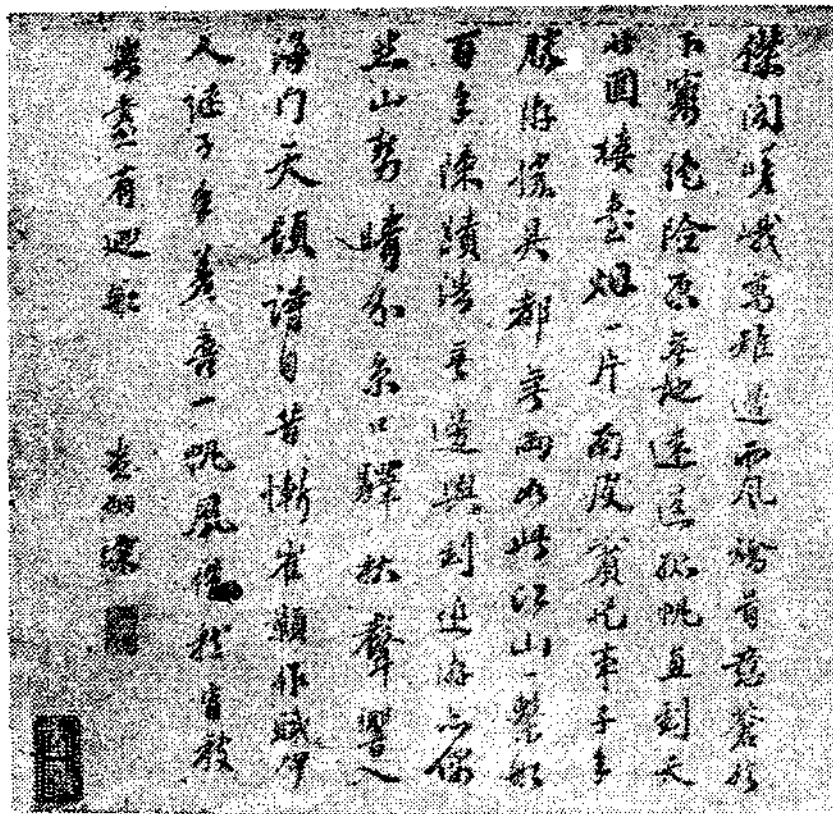
爰居閣藏本

梅雪坪（庚）畫北岡山圖冊



爰居閣藏本

查查浦（嗣琛）題北岡山詩墨蹟



爰居閣藏本

劉融齋詩概詮說續

玄修

余前作劉融齋詩概詮說。其間關於文法者。劉氏但有說明。而未採錄古人詩篇。以相引證。劉氏云。主意拏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爲。少陵得力在此。此語誠然。少陵律體。變化最多。今初學作詩。最喜先爲七律。於此等機構。未能明曉。率爾下筆作詩。無從澄清其理路。余因選擇少陵詩十餘篇。依劉氏所舉文法各條。加以淺顯詮說。或亦爲學詩之一助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一二句合起。事事幽。伏下意。二聯平對。挺接。是幽景。三聯平對。是幽事。皆應事事幽之意。第二聯寬遠。第三聯緊近。在此篇法中。極其停勻。前六句皆爲末二句之意而設。乃是逆收。此論篇法。是前六句開。後二句合。亦卽前張後歛之法。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

題是兩鄰。至收句始點出柴門相對。是主句在結也。起二句紆徐而來。是緩起。第二聯近接第二句。第三聯串對。別出一意。曲接而縮插之。第七句近接第三聯。第八句以起爲收。在篇法爲倒挽。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未實看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一二句分起。高城是伏。引起懷西郭茅舍意。二聯近接雨過意。三聯用遮表法。遠接一二句。第七句應第二句。收句應第一句。是實收。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全篇用倒挽之筆。以收筆爲起筆。收筆亦用倒挽之法。不似收句。而能收住。開口卽指裴迪而言。又似急起。末句又似逆收。所謂無起無收。後必補起。前必預收也。中間兩聯夾敘。皆用串對。而第三聯。卽遮表法也。篇法變換。此詩最爲明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急起也。第二聯近接第二句。一提一頓。以愁喜應涕淚之伏。第五句近接第四句。第六句遠接第三句。第七八句串對不類收句。而六句補收意。此篇法與東閣官梅動詩興一篇。皆特別變換。亦極明顯。

送路六侍御入朝

重罹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題是送別。而第三四句始出題意。緩起也。起亦得勢。亦爲主句在中。看此聯對偶。何等活動。何等力量。且忽漫相逢是應。消息茫然是伏。更爲後會知何地作上句。忽漫相逢是別筵作下句。又是倒挽法。亦是串對。第三聯挺接。是平對。且別出一意。不與上近接。乃曲接。又卽插縮法。而以第七句接第三聯。力量全在下一還字。以應不分生憎等意。以收句應第四句。而虛收之。此詩作法。可謂開闔盡變矣。

浩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一二句分起。二聯平對。直接。第五句接第二句官閣。迴添愁是伏。春寂寂是應。第六句接第一句。深不流是伏。晚悠悠是應。亦遠合近離法。第七句接第二聯。而又一提一頓。第八句。仍收到官閣。是實收。論篇法是順敘。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一二句合起。凡合起非必是對句。此則用對句者。第二聯直接。第三聯串對。而一頓一提。主句是此聯。第七八句又一頓一提。近接第三聯而順收之。

野人送櫻桃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迴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急起也。第二聯上句是隱。下句是見。第三聯串對挺接。第七句遠接第三句。近接上聯。乃是主句

。第八句實接。迴應起句。起句之也自紅是伏。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此緩起也。第二句云但見鷗來。是伏。引起下聯客至以應之。第四句爲主句。第三句對有力量。亦卽遮表法也。第三聯挺接。七八句近接順收。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此詩凡五首。蓋有章法在。起句如此。乃連上章而下。第二聯是以反對正。第三聯別出一意曲接。收二句近接上聯。亦以尙有第五章。而於末句開下章之意。凡言章法。必前章與次章相銜。猶之書法。第一行與第二行相接。謂之一筆書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急起。亦分起。第三句近接雨。第四句近接雲。第三聯曲接。及收二句夾議。

關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分起。第二聯平對直接。第三聯曲接。以反對正。末二句夾議虛收。

說孟

玄修

孟東野詩。當貞元元和間。可謂有一無二者矣。世稱韓孟。然退之詩與東野絕不相類。蓋皆各樹一幟。不爲風氣所囿。而能開創成家。以左右風氣者也。退之在唐。雖未大行。至宋以後。則與杜子美分庭抗禮。學詩者非杜卽韓。東野詩則至今無人能問津者。豈孟不及韓耶。抑知韓者不足以知孟耶。退之薦士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纂。敷柔肆紆徐。奮猛捲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孟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成池音。送孟東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世矣。貞曜先生墓誌云。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劔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摺擢胃腎。神施鬼設。閒見屢出。唯其大覩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諸稱東野語。可謂推許之至矣。退之固好通汲人才。如此等語。推重至極。固非可輕易施之於人者也。張戒歲寒堂詩話。謂退之於張籍皇甫湜輩。皆兒子蓄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此說甚是。呂氏童訓。載徐師

川問黃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大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卻有此理。千古論韓孟者。惟黃庭堅所見爲最真確也。東野豈不能作退之之詩者。祇是不作耳。

退之爲樊宗師墓誌。稱其文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語。樊文可稱富矣。而今所傳者。僅絳守居園池記一篇。退之謂東野詩。矚目鉢心。鉤章棘句。亦是稱其能獨造。非雕刻之謂。東野詩能傳之於今。此其中固有幸有不幸。然文字之傳。自亦非徒賴幸運。世言退之喜提倡奇崛一路。東野詩。究是平正一路。不出於奇崛。非賈島劉叉之比也。

東野詩無一字無來歷。卻亦無一字蹈襲古人。乍讀之。雖不免覺其晦澀難明。多讀數遍。便能咀嚼其興味。明瞭其意義。實非過於奇異者。其詩中決不使用一死名詞。決不摻雜一呆典故。其率情而書者。直是尋常言語。而高深渾厚。轉勝於一切詩家。無怪乎退之之傾服也。

尤袤全唐詩話云。李翱薦孟郊於張建封云。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窅默成池音。彼三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費袞梁谿漫志云。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

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正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獨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護誦。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人原其本意者也。許顛彥周詩話云。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又云。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按以上三說。皆有其見到處。然究皆由見退之推重。而始有此評。使無退之。東野詩必難覓知音於後世矣。大凡文詞取境愈高。則知者愈罕。此所以無人能問津也。

蘇軾讀孟郊詩云。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此二句意。究竟爲憎爲愛。細玩之當得其旨。東野詩不求人愛。正是詩中至高之境。東坡下一憎字。不得謂非東野知己。但又有水清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羨彭蠡。竟日嚼空螿。要當門僧清。未足當韓豪。及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蠶號之語。則其所見。尙不若山谷。凡於東野詩有毀詞者。大率本於東坡此詩之意。如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嘗礙孟郊。孟郊自礙耳。劉放中山詩話云。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成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

。孟郊詩寒澀窮僻。琢削不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急如響報。何也。嚴羽滄浪詩話云。孟郊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甚大。孟郊自爲艱阻耳。曰褊隘。曰寒澀。曰窮僻。曰憔悴枯槁。曰局促不伸。凡持此見解者。豈足以知東野之詩耶。

大凡文藝必出於眞摯者。方能使人讀之親切有味。眞摯之文藝。根於作者之性行。故作者性行何似。可於文藝中見之。東野之性行。在退之薦士詩孟生詩贈序墓誌中所稱許。雖已能表襮之。然不若在其自作之詩中。尋求味玩。更爲親切。吳處厚輩所詆爲褊隘諸語。正東野之性行最高處。亦其詩之最眞摯處。令東野詩不本於性行而強爲富貴人語。豈復成詩。東坡富貴中人。自不喜爲寒澀語。其讀東野詩二首。第一詩自寫其性情與東野不合耳。第二詩却是愛其詩至於極處。二詩正不失爲眞摯。吳處厚輩。殆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清代閨秀詩話

階青俞陸雲

卷四

乾隆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皆能詩。推長洲金纖纖爲祭酒。纖纖歸陳竹士。亦吳下俊流。郭頰伽吳蘭雪。與竹士纖纖。多酬唱之作。其瘦吟樓艸中。五言如秋詞云。隔牆刀尺聲。冷答秋蟲語。鴛鴦知未眠。不定枯荷影。書懷云。久病諳諸藥。安貧守故衣。游石溪云。濕烟低隱屋。老樹臥延苔。七言如寄王碧雲云。病畏新寒張曉幔。瘦拈舊線改秋衣。曉游鄧尉云。樹頭殘月白墮水。湖上曉山青入船。風梵飄香落雲外。波光擁棹來門前。病中云。心灰久病拈針懶。眉諱新愁只鏡知。七絕云。漸覺曉風禁不得。急將簾放再梳頭。枯塘一夜催花雨。新水如雲綠到門。天意似憐人寂寞。青山移近畫船來。病起名香焚不得。花陰小立當熏衣。歿年二十五。吳蘭雪輓詩。有會葬我來題片石。墓門圍種萬梅花句。自註云。纖纖題余拜梅圖末章云。埋骨青山後望奢。種千梅樹當生涯。孤墳三尺能來否。記取詩魂是此花。其絕筆也。

孫茗玉。駢體尺牘皆清雋。詩學本自庭聞。詠夕陽云。鐘聲孤寺暝。帆影半江秋。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秋夜云。頽垣蛩語寒林葉。都向西風訴不平。兼擅倚聲。有衍波詞二卷。

王貞儀。記誦淹貫。著述盈尺。嗜梅氏天算之學。嘗從父出塞。遠涉松花江。學射於阿將軍之夫人。發必命中。跨馬如飛。兼精遁甲星象。有登焦山絕頂詩云。雲扶塔影金山寺。風蕩炊烟鐵甕城。非特有豪邁氣。且殊肖焦山眺遠之景。

陳雲伯之側室。管湘玉。文靜玉。皆能詩。湘玉爲雲伯寫碧城摘句圖。並題云。奇句如飛仙。長嘯海山碧。天風飄羽衣。鶴背夜吹笛。警句如俠客。使筆若使劍。一擲向蒼茫。人間幾恩怨。俊句如名士。鶴立山雞羣。六朝舊明月。談笑生古春。麗句如佳人。天然出莊觀。玉鏡一痕春。照見桃花影。文靜玉小停雲館集中。有碧城曲。蘼蕪香影曲。秦溝粉黛甄硯詩。香雪海歌。諸長篇。詞藻綺麗。頗類碧城仙館詩。七言有訪南宋畫院遺址云。富景園西石徑斜。疏林黃葉散啼鴉。荒寒金碧昭儀寺。剝蝕丹青待詔家。夜月殘山留馬遠。桃花團扇感楊娃。宣和遺事分明在。何處離宮問奉華。由靈隱寺至韜光云。泉飛晴雪潛通笈。磴夾修篁漸入雲。確似遊韜光沿道風景。

駱佩香。詩畫皆有天趣。爲王夢樓袁隨園女弟子。有寄鮑夫人詩云。花院養姑春奉酒。竹窗課子夜攤書。重過揚州故宅云。維舟重訪綠楊城。門巷蕭條物態更。隣媪相逢還識我。隔牆曾聽讀書聲。嘗繪秋燈課女圖徵題。曾賓谷題詩。有窗外秋聲不可聽句。遂以聽秋名其館。卽名其詩集。

陳雲伯之子婦。陳小雲之室。錢塘汪允莊。七歲賦春雪詩。誦木元虛海賦。庾子山哀江南賦。兩遍卽背

誦。不遺一字。熟於史事。雖僻事。叩之輒應口以對。及長。博覽羣籍。愛高青邱吳梅村二家詩。後留高去吳。曰。吳詩麗而無骨。不若高詩清而有味。今觀其自然好學齋詩。仍似梅村。殆筆性所近。改絃不易也。集中篇章穠麗妥貼者多。而精澁可摘之句少。錄其秦溝粉黛磚硯歌。以見其概。原敘云。硯爲古澄泥。紅白青翠。斑剝錯落若珠璣。上有建業文房印。余忠宣公銘注。以爲秦阿房宮溝。宮人傾粉澤脂水所成。洵奇物也。詩云。南唐硯山不可見。人間猶贖南唐硯。香姜銅雀久消沈。幻出秦宮雲一片。六國蛾眉競曉妝。歌臺舞殿起阿房。星煇明鏡驪山遠。漲膩凝脂渭水香。四圍錯落珠璣細。粉暈斑斑黛痕翠。臨波想見捲衣人。玉姜豔逸文馨麗。深鎖長門卅六年。魚膏銀海闕重泉。御溝空照秦時月。春水流花冷暮烟。楚人一炬悲焦土。留得殘磚碧苔古。建業文房好護持。鍾山小隱風流主。金鏤應填絕妙詞。新聲曾譜恨來遲。紅羅亭榭瑤光殿。知付娥皇付保儀。一行題跋忠宣筆。昆山細劃龍山雪。早春獨殿賦梅花。不礙廣平心似鐵。何處香花識舊墩。百年流轉到清門。松烟寒滴蟾蜍淚。蘭篆紅消蜥蜴魂。秦臺未到吹簫處。秦山尙有宮人墓。澄心堂紙玉管毫。夜燈還寫阿房賦。原注云。袁伯長藏有李後主玉管筆。見研北雜誌。

張秀端詠白燕云。翦分絮雪翻春影。巢護梨雲染夢痕。何佩玉山行云。幾片濕雲松頂過。飄來雨點帶飛花。何珠詠秋海棠云。枝分翠黛秋如畫。淚化紅冰鏡有痕。三女史皆遺稿無多。取其佳句。并錄之。

清代閩秀之工填詞者。清初推徐湘蘋。嘉道間推顧太清吳蘋香。湘蘋以深穩勝。太清以高曠勝。蘋香以博雅勝。卓然爲三大家。蘋香初好詞曲。後兼肆力於詩。父與夫皆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見秀異。殆由夙慧。著有花簾書屋詩詞。集中有青黛湖上弔吳宮雙玉祠墓詩。原序云。雙玉者。吳王閻閩女勝玉。夫差女紫玉也。墓久圯。陳頤道爲營坏土鶴澗之西。並建祠塑像。勒文於石。青黛湖者。在虎邱後山。卽女墳湖也。詩云。湖中水煖魚吹絮。湖邊花發鶯啼樹。吳宮花草久成塵。重見吳宮雙玉墓。才人解惜嬋娟子。瘞玉埋香訪遺址。繡襦甲帳寫真形。芳魂喚向幽宮起。君不見。玉波蕩漾雙蓮冷。當年隊長無留影。又不見。館娃宮圯香徑沒。屢廊賸有苔花活。雀扇銖衣圖畫好。黛湖清影雙姝照。湘絃哀怨奠椒漿。應有碧雲來縹渺。其五律有題秋雪漁莊。及翠淥園詩。均擅清超之筆。

吳蘋香題翠淥園詩。臥砌苔碑懷柳是。隔湖花樹訪蘭因。所云柳是者。謂重修虞山河東君墓。所謂蘭因者。陳文述於西湖孤山。爲菊香小青二女士修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爲夕陽花影樓。樓左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右爲秋芳閣。以祀菊香。先是爲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智果寺。廣徵題詠。編爲蘭因集。汪允莊詠菊香云。踏青春訪瓊姬墓。飛白宵題玉女碑。原注曰。朱竹垞、毛稚黃。曾訪其墓。諸九鼎爲作墓誌。詠小青云。齊國淑妃原著姓。蔣家小妹是同鄉。原注曰。小青馮姓。廣陵人。詠雲友云。謝逸畫圖寒翠晚。汪倫潭水夜星空。原注曰。謝彬曾繪其小像。雲友嘗客汪然明之春星草堂。蘋香所詠蘭因者

。卽此事也。

金心慧。有輓馮中丞側室俞孺人云。百年漆室鍼神課。四世朱門保母功。孺人之事實未詳。觀心慧詩。可見柏舟矢節。有功於馮氏者多。心慧頗能詩。惜未見遺集。

劉壽萱。食貧習苦。事姑盡孝。有苦寒詩云。擁衾成潑水。惜火抵藏金。又云。補裙餘半幅。凍指罷拈針。其夫繆徵甲贈詩云。雨夜斷薪愁蘊火。霜晨汲水裂凝脂。更餘逋負當殘臘。盡篋搜衣強自支。清貧如此。而不廢嘯歌。其夢蟾樓稿中。有古藤書屋弔東坡云。端明曾小住。宅在水雲涓。儻耳頻年謫。峨眉故國思。原注曰。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海外歸。乞居常州。寓顧塘橋孫氏宅。旋卒。今方氏古藤書屋。卽孫氏宅。七百年來。幾經易主矣。過青山莊故址云。多年園戶絕。人指舊平泉。廢苑棲螢徑。當年射鴨筵。原注曰。當日莊雖入官。寢堂尙在。趙甌北青山莊歌。有畫寢香消句。今夷爲菜圃矣。觀此二詩。可見天懷高迥。非特耐貧也。

袁隨園諸女孫。皆耽風雅。紫卿詩詞尤工。原本性靈。意無不達。其樂安公主玉印歌。養蠶歌。均見才氣。登臨懷古之作尤佳。雞籠山云。複道舊曾迴玉輦。臺城誰爲擲金甌。桐江舟中云。灘聲喧水碓。帆影掠魚磯。南平道中云。月宮舊夢沈哀角。水國新涼上薄衣。撫州野望云。炊烟村屋環紅樹。曉日漁舟曬綠蓑。皆清麗可誦。

張含珍夏日詩云。竹風生夕涼。荷池蕩清影。題玉換山房云。鐘傳幽谷韻。泉帶落花香。性最愛花。當病劇時。有贈花者。必褰帷流盼。低徊久之。

張雲裳。生自將門。凡詩詞書畫音律。無不精研。旁及韜鈴騎射。五言詩。題看山樓云。青山人讀書。翠竹客參禪。雨氣侵頰壁。風聲挾怒泉。七言詩。登靈巖山云。遊屐荒苔西子徑。估帆寒雨范公湖。嘗和高青邱梅花詩九首。爲時所稱。

張大令琦。四女皆能詩。孟緹有淡菊軒集。緯青有緯青遺稿。婉紉有綠槐書屏集。若綺有鄰雲友月居集。包慎伯曰。緯青幽雋。婉紉非寡。若綺和雅。各得詩家之一體。孟緹則屬詞比事。言必達意。吳仲倫曰。孟緹五古。有黃初之風。七古亦近中晚唐格調云。古體以篇長未錄。諸集類皆穩愜。惜可摘句者少。婉紉最嗜書。由北碑上溯西晉。歸宿於漢。用筆剛健沈毅。正書適麗。分書峭逸。晨起作數百字。始理妝。夜分書數百字。始寢。或夜起臨池。家人勸之。答曰。吾一日不作書。若有所失。欲罷不能也。清代閨秀工書者多矣。而擅名者莫如曹墨琴。嗜書者莫過張婉紉。若墨琴遺翰。尙有見者。婉紉書惜未覩也。

金蘭貞。工畫花鳥。尤工墨蘭。秀韻獨絕。隨父至青田學官署。所居名吉芝樓。值杏花盛放時。有句云。正值曉妝簾半捲。萬重紺雪擁詩窗。其從弟眉生觀察曰。吾姊隨宦括蒼。得山川之助。名章秀句。不

下千言。以兵燹遺佚。其殘稿僅存一卷矣。

勞蓉君秋日詩云。瓦鼎煎茶拾紅葉。磁瓶添水插黃花。助妝小搥芙蓉粉。遣酒新題橘柚詞。山行云。繞溪岸似魚鱗簇。跨澗橋如雁翅斜。李越縵題其遺集云。泊滬社散風流歇。又見名閨正始篇。一夢繁華隨蝶化。彩裙偏不解留仙。注云。女史絕筆於胡蝶詩。有貪戀繁華夢正除句。殆識語也。

范浣仙。平生著作。凡數萬言。夫亡。悉取焚之。曰。命蹇若此。遑論身後名耶。其子於故書中。檢得翔鶴樓賦。擬黃叔度碑文。及遺詩數首而已。

趙景淑。喜讀史。嘗集古今名媛百數十人。各爲小傳。名曰閩史。又有香奩雜考一卷。所居妝閣。書卷縱橫。几榻皆遍。有留題東甌官舍詩云。性愛梅花手自鋤。十年妝閣當詩廬。不知後夜寒窗月。可有嬋娟照讀書。

李陶吟。七歲學詩。十年遍讀全史。旁及術數醫學。無不通曉。詩多超逸之作。登鄰霄臺云。萬瓦寒生晴雪裏。一峯獨秀亂雲間。村居云。地僻不知朝局換。家貧惟識菜根香。書懷云。側身便欲無前古。披髮真思下大荒。春晚云。寂寂香堦紅未掃。淡烟斜月又黃昏。花朝遣興云。臨罷十三行玉本。更揮餘墨畫生綃。陶吟兼工倚聲。其劍芝閣集內。附律賦試帖。皆合法度。短札亦有風致。

翁璇華。爲文端公女。文恭公女兄。當文恭公赴金陵應鄉試時。璇華已詩筆斐然。送弟詩。有雁影涵秋

趁曉風。六朝山色入詩筒句。其姪仲淵。謫唱第一。賦詩云。悲喜交乘原夢幻。升沈不定總君恩。家門鼎盛。而曠達如是。文恭公晚年。以宰輔被嚴譴南歸。若如其女兒襟懷。可無滄海歸人感暮寒之詠矣。顯太清。爲貝勒奕繪側室。鐵嶺填詞家。數容若及太清。非特八旗之冠。亦清代之名家。其遺集。至光緒己丑。況夔笙始訪得天遊詩寫本。宣統己酉。陳士毅得詩五卷。缺第四卷。得東海漁歌詞四卷。缺第二卷。近始見其全本。詩多在四十前作。夫歿。遼家難。挈子女出邸。於西城養馬營。賃陋屋數椽。撫孤感逝。涉筆皆哀。吳印臣曰。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其詩古體近漢魏。近體如東山草堂云。卉木見真趣。圖書森古香。冬至云。春意待看河畔草。天心已復地中雷。晴窗采線盤金縷。碧海靈風破玉梅。遊南谷天台寺云。一段殘碑哀社稷。滿山春草牧牛羊。注云。寺爲明慈聖李太后所建。夜行翠微山中云。吹面不嫌山氣冷。滿天星斗壓春山。東城泛舟云。已非昔日僧迎客。猶記當年柳繫船。題潛真洞云。至今深洞懸鐘乳。終古陰崖長碧苔。太清詩如其詞。格高筆健。意無不達也。

夏伊蘭。在十餘齡。作古近體。每驚耆宿。五言如晚坐云。濕雲疏漏月。微雨淡沾花。七言題聖因寺云。竹聲清似閑吟客。梅格高如戒行僧。耽寂云。月上方知臨水好。樹深纔覺得秋多。弔宋閻妃墓云。山空風落松欽靜。徑斷雲埋石鏡秋。芳履誓隨眞后去。龍名羞共賈馮留。送春云。蝦簾捲雨芭蕉暗。蛤粉黏牆薜荔寒。閨中卽事云。烏絲界字臨多寶。香篆焚簾誦法華。其古體如登六和塔。讀列女傳諸篇。思

高而筆健。不意於十五齡女子得之。惜才與命妨。早嗟埋玉。其父爲刻吟紅閣遺詩。有絮才忍令付消沈。一字淒涼一字金句。

魯蘭仙。遺詩僅百篇。有荒村詩云。野風吹日淡。海氣接天青。野望云。濕雲翻大壑。山木捲迴風。寄閨友云。西風颯颯鳴寒柯。幽蛩啼月飛霜多。我心此時悲蹉跎。君來擲笛呼我歌。我歌淒涼聲未畢。君起爲之三歎息。臨崖送君遠離別。江頭楊柳無情碧。枝頭喚起鵲南飛。爲我銜書寄天末。其弟魯一同。稱姊詩清樸近古。爲作行略以傳之。

李凝春日溪上詩云。綠陰深處小橋斜。流水垂楊擬若耶。村女滿裙歸去晚。鬢雲斜壓碧桃花。媿詩喜作曲怨語。時有女孟郊之目。其父屢戒之。此詩卻有和雅之音。

乾嘉間常州人文蔚起。故閨彥亦多。珠璧交輝。多由家學。方季嫻。爲彥聞之妹。彥聞有萬善花室文集。才名甚著。季嫻固左芬之亞也。與夫趙承基廉訪相唱和。時出佳詠。和外時字韻云。畫荻每思依母日。分梨還憶喚兒時。子惠甫州牧。孫君宏徵君。並有時名。

宗婉生寄父詩云。弟幼妹嬌兒自愛。阿孃多病奈愁何。時年未及笄。真性情之詩也。有夢湘樓稿。家在常熟石梅山之揖山樓。左挹辛峯。右俯言墓。朝嵐夕靄。蒼翠可摘。婉生吟詠其間。宜其詩之清逸。余昔曾偕宗耿吾姊丈。登石梅淪茗。山色波光。猶堪追憶。惜衰年未必重遊。而故人亦長別矣。

宗情宜。爲婉生之妹。詩筆與之相亞。詠落葉云。西風數行雁。暮雨幾家砧。破山寺云。泉響細通澗。竹陰涼墮窗。寄外云。愁心似草鋤仍長。病骨如花瘦亦清。翁松禪稱其詩曰。渾脫恬雅。無雕飾語。

周硯芬有春夜吟云。翠幕護輕寒。騷經讀未闌。遙知明月吐。梅影上闌干。頗似崔國輔小詩。硯芬幼年。卽能作擘窠書。得平原永興筆意。兼工繪事。及長。適丁紫巢。亦善書。最工大草。而榜書則遜於硯芬也。

吳蘭畹之祖母。爲張孟緹。幼承重闈之訓。習誦漢魏人詩。並習分隸。畫則臨倣南田。時值咸豐兵亂。于歸後。思親憂國。語多傷感。題樂鄉關云。乾坤沈浩劫。花木冷春城。卽事云。角聲孤月落。江氣萬家寒。北極星辰遠。南天寇盜尊。其時東南未定。鑾輿方出狩熱河。周家相通政。序其詩稿。謂情難境易。怨比歡多。足狀女子善懷矣。

惠如滿洲人。題茗溪女史秦淮秋柳卷子云。憔悴烟痕水閣頭。柔腰無力怯深秋。眉樓月冷蘼蕪遠。贏得西風一段愁。風韻不減漁洋。勺園春步云。踏遍輕冰殘雪徑。忍寒清曉訪梅花。露筋祠題壁云。蒼涼玉座蘼苔滋。小驛孤帆夜泊時。三十六陂秋水碧。流螢寒照小姑祠。趙北口云。鞭絲飄拂柳花低。露葉烟條一翦齊。十二連橋行漸盡。酒帘遙指夕陽西。濟甯舟中云。停橈小泊野塘西。村女彈絲唱大堤。應有網魚吹水上。柳花如雪點前溪。七律如花下夜坐云。扶病不禁春似水。耽詩卻愛夜如年。七古詠龍么妹

。豐詞麗采。頗近梅村。性好吟詠。而多不示人。嘗曰。作詩不易。未必盡工。工亦未必傳。以寥寥卷許詩。廁於前賢之列。行世者千百不一二也。其叢殘遺稿。乃其子寶康。搜輯而得之。

陳寶四。工於眺賞之作。著有蜀道集。登鳳嶺云。凌空越飛鳥。極目青未了。雲岫互吞吐。幾莫辨昏曉。由秦入蜀。以鳳嶺爲最高。山行確有此境。綿州道中云。野色連修竹。秋花臥短籬。此類郊原景物。在湘蜀吳越等處數見之。遊燕趙間。則稀睹也。

金淑芸。于歸後。固窮耐苦。有荆布留遺已無贖。米鹽撙節幸粗知句。而其詠梅詩云。蹇驢誰踏凍。瘦鶴自眠香。安貧自樂。非特爲詠梅佳句也。

左錫璇。爲仲甫中丞女。書畫皆工。與妹錫嘉齊名。有安陵野望詩云。風捲驚沙埋斷碣。塵封殘燭拜荒祠。山居云。窻虛盡納修篁影。林靜微聞夕梵聲。錫嘉之夫曾太僕。殉節吉安。錫嘉扶櫬歸蜀。手繪孤舟入蜀圖。並述危城盡節事。一時名流。題詠甚衆。錫璇享高齡。曾爲余書楹聯云。數枝梅向林梢出。一脈泉從嶺背生。書法秀挺類率更。時年逾七十矣。

范性宜。家貧。躬自炊汲。屋後有隙地。治爲蔬圃。以半種菜。半種菊花。自署其室曰問秋軒。每斜日在畦。秋綠一色。性宜蒿簪布裳。荷鋤抱甕。蕭散有田家意。偶得佳句。博家人一笑。隨手散棄。有暑夕句云。花光照處明如水。更引瓊枝入鏡天。自注曰。余引鏡照花。覺月明庭院。花葉皆入靈境矣。語

殊雋妙。

海澄公黃立齋之婦。蘇文圭。有過富春江五古一首。神似選體。又有和王漁洋秋柳云。深秋憔悴最堪憐。極目平蕪隱暮烟。枚叔不逢空倚旆。小蠻欲別尙纏綿。將軍舊壘悲沈劫。帝子長堤感昔年。絕憶五株陶令宅。西風搖曳夕陽邊。則頗似新城風韻矣。

嚴端卿。工倚聲。諧音律。著有女世說。歿後。於針線篋中得之。漫漶塗乙。蓋未竟本也。五言有梧桐館夜坐云。花魂扶月上。蟲語喚秋生。身倦便湘簟。鬢低彈玉箏。七言有重過泉園云。湘簾率地畫憎憎。倦夢如烟不可尋。奇石瘦於名士骨。落花淒過美人心。隔窗燕影低窺鏡。潤檻苔痕漸上琴。不是傷春情緒嬾。垂鬟扶病到而今。遊葛嶺小憩富春山館云。輕縈綠紋春水漾。斷碑紅隙野花嵌。盟心舊約邀鷗語。脫手新詩倩燕銜。七絕有題畫云。山雲靄靄柳毵毵。小閣分明鏡裏涵。三十六陂烟水碧。不知何處是歸帆。尙有詞數首。輕婉有致。錄入娟鏡樓叢刻中。

林佳英。著香咳集中。詠蘭花云。猗猗被山崖。過雨幽香足。美人愛孤馨。無言倚空谷。此二十字。爲郭韶溪學正所口述。其香咳集殘本。歲久不可復得矣。

魏鳳珍。有詠韓信釣臺七古云。韓侯臺上秋雲陰。韓侯臺下秋濤深。英雄不遇出胯下。感恩一飯酬千金。登壇一呼楚軍竄。山河萬里全歸漢。丈夫生不爲真王。假王翻使疑侯叛。君不見。走兔死。獵狗烹。何不垂釣終其身。磊落英辭。在香港中頗不易得。

傾杯考

冒氏叢書

如皋 冒廣生 疚齋

校詞之難。莫過於樂章。校樂章之難。尤莫過於傾杯。傾杯多至八首。宮調之歧出。字句之參差。使人幾不能句讀。自來讀者作者。不過囫圇吞棗。求其能明此詞本調本體。無有也。余致力於柳詞最深。而爲此詞宮調字數所困亦最甚。凡十餘易稿。始能寫定。

傾杯見云謠集。此外所見。則呂渭老五十二字者二首。袁去華八十四字者一首。程秘楊无咎會觀一百六字者各一首。張先一百七字者二首。沈會宗一百十字者一首而已。

傾杯本唐樂歌。新唐書禮樂志云。太宗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杯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宮調也。按宮調今名黃鐘羽。全唐詩所注羽調皆宮調。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宮調典雅沈重、是也。於此可定傾杯本調。其初屬黃鐘均之南呂羽。

新唐書禮樂志又云。玄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數十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按今張說之文集。有

舞馬詞六首。皆六言。此卽明皇時之傾杯樂也。於此可定傾杯本體。其初爲六言絕句。二十四字。二韻、或三韻。

宋史樂志云。宋初、循舊制。教坊凡四部。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鬘篋。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座。宰相飲。作傾杯樂。百官飲。作三臺。樂志所載因舊曲造新聲之三臺。入正宮、南呂宮、道調宮、越調、南呂調、中呂、黃鐘宮、雙調、林鐘商、歇指調、仙呂調、中呂調、般涉調、凡十三宮調。中呂下當有宮字。林鐘商與歇指調重出。當爲商調。韋應物、王建、所作三臺。皆六言絕句。一遍二十四字。知宋時三大宴所作傾杯樂。必猶是一遍二十四字。故有古傾杯之名。別於宋之因舊曲所造之新聲也。樂苑、載三臺亦屬羽調。與太宗時長孫無忌所作傾杯宮調同。其宮調同。字數同。所用爲春秋聖節三大宴亦同。所不同者節拍。三臺較傾杯節拍爲促耳。李匡乂資暇錄、三臺三十拍。促曲。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是也。

宋人詞總集。注宮調者。僅金盃、尊前。專集僅樂章、及子野、清真、于湖。子野此兩詞。皆在補遺中。無宮調。樂章八首。則一入仙呂宮。兩入大石調。兩入林鐘商。一入黃鐘羽。兩入散水調。同年夏劍丞遺持此以爲宋人之詞。聽命於樂工。樂工察其可入何調。卽入何調。故往往同一詞牌名。而甲之詞譜

入某調。乙之詞可譜入別一調。不可以元以後之曲譜例之也。嘗作論譏余講求宮調。爲誤以元曲推求宋詞。余亦不辯。聞嘗思之。南宋以後。音樂與文字脫離。作者僅知依譜填詞。視爲文章之事。無復上求律呂之源。余嘗合金匱尊前樂章子野清真于湖諸集。及白石夢窗集中散見之宮調。證以今南北曲。知其錯誤之點。第一在唐宋樂器、因音階之差。而宮調異名。次則雅樂俗樂之分。而名稱又異。學者頭目。易爲之眩。樂章一集。卽有校定。亦僅僅校其詞句異同而已。若更高談宮調。除鈔襲陳言外。無異捫籥扣槃也。

樂章集傾杯八首。宮調歧異。已使人如墮五里霧中。參以羯鼓錄、理道要訣、碧鷄漫志、續通志略、宋史樂志。各各不同。則更紛如亂絲。竭吾才力。尋其端緒。先將唐宋樂雅俗異名。列表以便省覽。

雅樂 唐俗名 宋俗名不關於傾杯宮調者不錄

均黃鐘 黃鐘宮 正宮

均黃鐘 太簇商 越調 大石調

均黃鐘 南呂羽 黃鐘羽

均太簇 姑洗商 大食調 今名大石

均中呂 林鐘商 雙調

傾杯考

林鐘 南呂商

歇指調 即散水調

南呂 應鐘商

歇指調 即水調

中管商調 即中管林鐘商

無射 無射宮

仙呂宮

黃鐘宮

均無射 黃鐘商

林鐘商

越調

均無射 林鐘羽

黃鐘調 即黃鐘羽

羯鼓錄云。太簇商。此太簇均之姑洗商也。太簇均之姑洗商。唐俗名大食調。宋不用太簇均。宋之大石調。則為黃鐘均之太簇商。二而一者也。樂章集有二首入大石調以此。然太宗時、傾杯本屬黃鐘羽。樂章集有一首入黃鐘羽以此。此以音階之差。已由黃鐘均之南呂羽。成黃鐘均之太簇商矣。其變遷當在宣宗時。宣宗喜吹蘆管。自製傾杯樂。蘆管者、羌人所吹。多商聲。此為宮調歧異之始。

理道要訣云。唐南呂商。時號水調。此雅樂南呂均之應鐘商也。樂章集有二首入散水調以此。南呂均之應鐘商。唐俗名水調。又曰歇指調。宋不用南呂商。宋之歇指調。則為雅樂林鐘均之南呂商。二而一者也。樂章集有二首入林鐘商以此。然太宗時、傾杯本屬黃鐘均之南呂羽。此以名稱之差。由黃鐘均之南呂羽。成南呂均之商。又由南呂均之商。成林鐘均之南呂商矣。黃鐘羽之入黃鐘商。猶同一均也。黃鐘商何以成林鐘商。其中因雅樂無射均之黃鐘商。唐俗名林鐘商。遂輾轉名為雅樂林鐘均之南呂商。實一

大關鍵。此則非重譯不能明者一也。

碧雞漫志云。俗名中管林鐘商。此依理道之說而變其詞。中管林鐘商。卽南呂均之商也。宋俗名中管商調。碧雞舍南呂商之名。而稱中管林鐘商。實則仍雅樂南呂均之商。二而一者也。此則非重譯不能明者二也。

續通志略云。商調。卽中呂商調。此雅樂中呂均之林鐘商也。由南呂均之商。成林鐘均之南呂商。又由林鐘均之商。成中呂均之林鐘商矣。中呂均之商。唐俗名雙調。毛刻樂章。有散水調一首。附入雙調、以此。此則非重譯不能明者三也。

續通志略又云。越調。此無射均之黃鐘商也。無射均之商。唐俗名林鐘商。宋俗名越調。由雅樂之林鐘商。成唐俗名之林鐘商。而又變其詞。舉宋之俗名曰越調。此則非重譯不能明者四也。

審乎此、而樂章集之傾杯。一首入黃鐘羽。兩首入大石調。兩首入林鐘商。又因林鐘商而兩首入散水調。可恍然得其端緒矣。然則樂章集何以又有一首入仙呂宮。曰此雅樂無射均之黃鐘宮也。無射均之宮。唐俗名仙呂宮。宋俗名黃鐘宮。故樂章集此首依唐俗名。又由無射均之黃鐘商。入無射均之黃鐘宮矣。今南北曲又由無射均之黃鐘宮。入黃鐘均之黃鐘宮。名曰正宮、以此。此則非重譯不能明者五也。

宋史樂志。除越角外。傾杯一詞。多至二十七宮調。實乖古法。其稱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

總三百九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傾杯卽五十八中之一也。吾意太宗早歲隨太祖在甲冑之中。左右禪代大業。所謂洞曉音律者。不過如漢高之樂楚聲。能爲大風歌耳。若後來仁宗。則右文之主。其况七角自其留意音律。太宗斷非其比。乾興以來已不用。故隊舞大曲。無七角一均。此乃全舉二十八宮調之名。以求備數。而又遺去越角一調。真張茂先云我所不解者。存而不論可也。

然則傾杯一詞。太宗之時。爲黃鐘均之黃鐘羽。因音階之差。其後入太簇均之姑洗商。因太簇均之商。成黃鐘均之太簇商。是爲大石調。因黃鐘均之商。成無射均之黃鐘商。因無射均之商。成唐俗名林鐘商。是爲林鐘商。因唐俗名之林鐘商。成中呂均之林鐘商。又成林鐘均之南呂商。又成南呂均之應鐘商。唐南呂均之商。俗名水調。宋林鐘均之商。俗名散水調。是爲散水調。又因無射均之商。入無射均之宮。無射均之宮。唐俗名仙呂宮。是爲仙呂宮。此樂章八首宮調之歧出。要皆有端緒可尋者也。然而從長孫無忌作曲之始。則當定爲黃鐘均之南呂羽也。

宮調既明。次當及詞體矣。樂章集八首中。稱傾杯者四。稱傾杯樂者三。稱古傾杯者一。呂詞稱傾杯令。袁詞稱傾杯近。其他皆稱傾杯樂。今南北曲則皆稱傾杯序。大凡詞曲從字少而字多。音樂從聲疎而聲密。此爲一定不易之理。晚唐以前詞曲。實皆五六七言絕句。其後增減攤破。成長短句。至宣宗大中朝。溫飛卿出。而後詞曲之結構成。然皆小令。無長調。長調皆在宋真宗之後。子野耆卿。爲兩大家。以

肥度之。長孫無忌所作。當與張說六首。同爲六言絕句。玄宗時之傾杯曲。與太宗時之傾杯曲。必無異也。柳雖長調。仍名古傾杯、或傾杯。其傾杯樂之名。則襲宣宗。其詞實從六言絕句出。每首四遍。每遍二十四字。二韻、或三韻。但其增字破句。遍遍不同。淺人未易窺耳。解得此法。以讀柳詞。八首三十二遍。頭頭是道矣。程楊會沈。於柳詞一步一趨。無足述者。呂之令詞。少填兩遍。云謠二首。亦與柳合。當時西夏有井水處能歌柳詞。此語不虛也。云謠號稱唐雜曲子。其調名過半見樂章集。疑有唐有北宋。張詞以六言絕句法求之不盡合。當名傾杯序。殆與袁之近詞。皆出宋太宗時所造新聲。非古傾杯之遺。而今通行之南北曲。則又從張詞出也。此傾杯之大略也。

張說之舞馬詞六首六言 二十四字

萬玉朝宗鳳展。千金率領龍媒。哂鼓凝嬌蹙蹙。聽歌弄影徘徊。

（聖代昇平樂）

天鹿遙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八駿齊歌。

（聖代昇平樂）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盃赴節。傾心獻壽無疆。

（四海和平樂）

帝皂龍駒沛艾。星闌驥子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駟接迹不移。

（四海和平樂）

二聖先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騶驩紫燕。縱金顯步蒼龍。

（四海和平樂）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蹰。

（四海和平樂）

此卽玄宗時傾杯曲也。集中尙有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是七言律。不錄。詞律收第三首。柳詞禁漏花深一首之第三遍。除去襯字。卽此體也。

呂渭老傾杯令五十二字

楓葉飄紅。蓮房肥露。枕席輕涼先到。簾外蟾華如掃。枝上啼鴉催曉。

秋風又送潘郎老。小窗明疎螢殘照。登高送遠惆悵。白髮至今未老。

掃字暗韻。楓葉三句加襯。破六六作四四四。後遍破六六六六、加二襯。作七七四六。第二首同。

呂渭老傾杯令五十二字

隔座藏鈎。分曹射覆。燭灺漸催三鼓。箏按教坊新譜。樓外月上春浦。

徘徊爭忍忙歸去。怕明朝無情風雨。珍花美酒團坐。且作尊前笑語。

譜字暗韻。上字作平。

柳永傾杯樂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

連雲複道凌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烟葱蒨。製華宵幸。是處層城闔苑。

以柳永詞半闕。與呂渭老全詞對證。知呂兩遍。柳四遍也。呂詞楓葉三句。與柳禁漏三句對。枕席二字襯。柳不襯。簾外兩句六六。柳破作四四四。增變韶景三字。秋風二句換頭。與柳連雲兩句對。柳增麗嘉氣三字。嘯餘注聳皇居三字句。麗佳氣三字句。瑞烟葱蒨四字句。圖譜沈氏因之。詞律大肆其攻擊。嘯餘惟不知詞有襯字耳。若認麗嘉氣三字爲襯。則其讀聳皇居爲三字句。瑞烟葱蒨爲四字句。未可非也。登高二句。除二襯、與柳翠華二句一四一六同。柳第四遍作三七。字數無別。祇破法不同。其各少二字。則因上二句一作七七。一作六八。均十四字。合此十字爲二十四字。傾杯每遍以二十四字爲定體。其餘破句之變化。則各遍不同。

袁去華傾杯近八十四字

選館金鋪半掩。簾幕參差影。睡起槐陰轉午。鳥啼人寂靜。殘妝褪粉。鬆髻依雲慵不整。儘無言。手按

裙帶繞花徑。

酒醒時。夢回處。舊事何堪省。共載壽春。並坐調箏何時更。心情盡日。一似楊花飛無定。未黃昏。又先愁夜永。

此為近詞。與令慢皆不同。粉字暗韻。酒醒三句換頭。共載二句。破五六作四七。末減二字。凡減字皆在遍尾。

無名氏傾杯樂一百十字 載宋氏彌村遺書刻云齋集內

憶昔笄年。未曾朱作離閣。原作生長深閨院。原作苑。朱校作苑。院與苑音同之誤。又以形近誤苑。閒凭著繡床。時拈金線。擬貌舞鳳飛鸞。金線朱作金針。

對妝台重整嬌姿。朱作嬌。面。自朱作知。身兒算料豈教原作交。人見。又被良媒。苦出言詞相誘諂。

每道說水際原作鴛鴦。惟指梁間雙燕。被從父母將兒匹配。便認多生宿姻原作烟。眷。

一旦嫁得狂夫。攻原作功。書業、拋妾求名宦。縱原作來。然選得、一時榮華爭穩便。

此詞年字鸞字俱韻。平仄通叶。惟年字是增韻。可叶不叶。次首迤字。雖亦用平韻。宋人詞則均在第三句方起韻也。一時下原衍朝要二字。今刪。深字、著字、擬貌二字、鴛字、算料二字、相字、每字、被字、宿字、選字、均襯。穩字作平。云謠所載傾杯樂二詞、不分段。乍讀幾難斷句。今校正誤字

。分出襯字。取柳詞禁漏花深一首對之。一一吻合。

無名氏傾杯樂百十四字

窈窕逶迤。體格。原空一格。貌超羣。格。原空一格。傾國難原作難應。從朱改。比。渾身口原不空格。今添。掛。綺羅妝束。從天得至。

如花自然多嬌媚。翠柳畫蛾眉、橫波如同秋水。裙上原作生。從朱改。石榴。血染口染字下。奪白字。今添一格。羅衫子。

豔質不作語軟原作軟。從朱改。言輕。玉釵墜、素綰烏雲髻。年二八、久鎖原作鎖。從朱改。香閨。愛引鴉兒鸚鵡戲。原作

十指如玉如葱。凝酥原作銀。從朱改。體、雪透羅裳裏。堪嫁與、公子王孫五陵年少風流婿。

國字、石字、均作平。妝束下原有未省二字。是涉前首而誤。今刪。應字、臉字、翠柳二字、如同二字、觀字、素綰二字、久字、愛字、公子王孫四字、均襯。正襯一分別。兩首全同。

柳永傾杯樂一百六字 樂章集入仙呂宮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韻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

連雲複道凌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烟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闔苑。

薰風燭交光星漢。對咫尺龍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

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鼇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府字作平。變韶景三字、麗嘉氣三字、龍字、對字、開字、會字、俱襯。換頭三處。觀字、漢字、散字、增韻。卽呂渭老二首之老字、去字。云謠之面字、媚字。皆增韻也。增韻亦可謂之贈韻。猶曲中之有贈板。大抵皆求美聽耳。傾杯詞從六言絕句來。每遍四句。二十四字。二韻、或三韻。柳能神明變化。故遍遍不同。此首第一遍。加三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第二遍。加三襯。破六六六。作七七、四六。增一韻。第三遍。依本體加三襯。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七七、三七。

會觀傾杯樂賞雪 一百六字

錦帳寒添。畫檐雀噪。凍雲布野。望空際遙峯微吐。瓊花初綻。江山如畫。

裁冰剪水裝鴛瓦。杏旂亭路、依稀管絃臺榭。小樓佳興。一行疑衍珠簾不下。

隨樓板歌聲閒暇。傍翠袖雲鬢豔冶。似伴醉不耐嬌羞。濃歡旋學風雅。

向暝色、雙鸞舞罷。紅獸暖、春生金屏。但殢飲、香霧捲壺天不夜。

瓦字、暇字、罷字、增韻。望空際三字、杏字、依稀二字、隨字、傍字、憐字、似字、俱襯。此詞全依柳永。而柳詞樂府字上作平。此伴醉醉字去聲。不能作平矣。講四聲須在此等處。近人字字死填。則又笨伯。

楊无咎傾杯樂上元上梁帥一百六字

瑞日凝暉。東風解凍。峭寒猶淺。正池館梅英粉淡。柳枝金軟。蘭芽香暖。滕城誰種芙蓉滿。浸銀蟾影。一夜萬花開遍。翠樓朱戶。是處重簾競捲。羅綺簇歡聲一片。看五馬行春旆旆遠。擁襦袴千里歌謠。都入太平絃管。且莫厭、瑤觴屢勸。聞鳳詔、催歸非晚。願歲歲、今夜裏端門侍宴。軟字、滿字、片字、勸字、增韻。正池館三字、浸字、一夜二字、簇字、看字、旆字、擁字、俱襯。袴字失粘。與會同。此詞亦全依柳永者。

程秘傾杯樂一百六字

鸞殿秋深。玉堂宵永。千門人靜。問天上西風幾度。金盤光滿。露濃銀井。碧雲飛下雙鸞影。迤邐笙歌。笑語羣仙隱隱。更前問訊。墮在紅塵今省。漸曙色曉風清迥。更精竊沈陰都捲盡。向窗前引鏡看來。尙喜精神炯炯。便折簡、浮邱共酌。奈天也、未教酩酊。來歲却、笑羣仙月寒空冷。

永字、影字、迥字、增韻。問天上三字、暹字、笑語二字、漸字、更字、都字、向字、俱襯。酌字不叶不妨。此非官韻也。詞律謂來歲却笑羣仙月寒空冷。上六字平仄不同。不知此仍一三一七。工尺祇

有高低。無平仄。但論其能合本腔與否。平仄固可移也。此事非近來墨守四聲者所能知。柳之天仗裏裏字。曾之香霧捲捲。楊之今夜裏裏字。與此詞却字。唱時並當融入平聲。詞律又謂迤邐笙歌句。與楊柳曾異。不必從。謂楊之銀蟾二字相連。柳云簾皇居麗。曾云杏旂亭路。三句一般。彼何曾知四字中有一字襯。固可伸縮耶。此詞亦全依柳永者。

柳永傾杯樂一百十六字 樂章集入大石調

皓月初圓。暮雲飄散。分明夜色如晴晝。漸消盡、醞釀殘酒。危閣迴涼生襟袖。追舊事、一餉凭闌久。如何媚容豔態。抵死孤歡偶。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算到頭、誰與伸剖。向道我、別來爲伊牽繫。度歲經年。偷眼覷也不忍覷花柳。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雙眉、暫開口。問甚時、與你深憐痛惜還依舊。

酒字、久字、增韻。第三遍繫字應叶。此不叶。與離宴殷勤一首同。此詞家移韻法。蓋上句剖字、可叶可不叶。移此叶彼。南宋人惟姜白石知之。如杏花天影第三句、應叶不叶。移在第四句短句內也。或疑此有誤字。則不應與離宴殷勤一首同。又同誤在一處也。事字讀作時字。偷眼句九字作一氣讀。此首第一遍。加五襯。上三句、破六六作四四四。下二句亦作六六。第二遍。破六六六六、作七七、四六。與第一首同。但第一首加三襯。此加六襯。八首三十二遍中。破法同者。襯必不同。第三遍。

加五襯。上二句亦作六六。下二句破六六作四八。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六八、三七。亦與第一首同。第一首不加襯。此加四襯。而第二句句法又異耳。詞律不知詞有襯字。又不明此詞本體。故云調更長。句亦更亂。愈難分晰。以至段亦不分。

柳永古傾杯一百七字 樂章集入林鐘商

凍水消痕。曉風生暖。春滿東郊道。遲遲淑景。烟和露潤。偏繞長隄芳草。

斷鴻隱隱歸飛。江天杳杳遙山變色。妝眉淡掃。目極千里。閒倚危檣迴眺。

動幾許傷春懷抱。念何處韶陽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園芳樹。爛漫鶯花好。

追思往昔年少。繼日恁把酒聽歌。量金買笑。別後、暗負光陰多少。

杏字、年少少字、增韻。第四遍。歌字應叶。此不叶。與離宴殷勤、金風淡蕩、樓鎖輕烟、木落霜洲

四首並同。蓋移在第三句笑字叶也。滿字、極字、均作平。此首第一遍。加三襯。亦破六六六六、作

四四四、四四四。與第一首同。第二遍。破六六六六、作六八、四六。增江天杳杳一句。下二句與第

一二首同。第三遍。加四襯。上二句亦作六六。下二句破六六作七五。第四遍。加一襯。上二句亦作

六六。下二句破六六作四二六。而移叶於第三句。詞律云。字句又異前數篇。然亦自承其注未確矣。

柳永傾杯一百十字 樂章集入林鐘商

離宴殷勤。蘭舟凝滯。看看送行南浦。管知道世上難使。皓月長圓。彩雲鎮聚。算人生悲莫悲於輕別。最苦正歡娛、便分鴛侶。淚流瓊臉。梨花一枝春帶雨。

慘黛蛾盈盈無緒。共翫然消魂重攜纖手。話別臨行。猶自再三。問道君須去。

頻口耳畔低語。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從今盡把憑鱗羽。

此首第三遍第二句手字應叶不叶。移在第一句緒字叶。第四句盟字應叶不叶。移在第三句素字叶也。語字增韻。使字作平。第一遍。加五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與第一第三首同。第二遍。加五襯。破六六六六、作七七、四六。與第一第二首同。第三遍。加五襯。上二句亦作六六。下三句破六六作四四四。與第二第三首同。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五七、四七。祇二十三字。疑頻字下應疊頻字。今加一空格。詞律依毛刻落十五字。以字句參差。不敢分段。歷代詩餘、此首一入九十五字。一入一百八字。奉旨校刊諸臣。實未細檢。

柳永傾杯一百八字 朱勗樂章集入黃鐘羽。毛作黃鐘調。

水鄉天氣。灑蒹葭、露結寒生早。空階下木葉飄零。颯颯聲乾。狂風亂掃。

天外征鴻。知送誰家歸信。穿雲悲叫。當無緒人靜酒初醒。客館更堪秋杪。

蛩響幽窗。鼠窺寒硯。一點銀缸閒照。夢枕頻驚。愁衾半擁。萬里歸心悄悄。

往事追思多少。空贏得、方寸撓。斷不成眠。此夜厭厭。就中難曉。

此首當無緒人靜酒初醒句。原在天外征鴻上。客館更堪秋杪句。原在空階下木葉飄零上。今更正。第四遍。第二句原作贏得空使方寸撓。今將空字移贏得上。刪使字。柳詞雖宋本亦多訛誤。非萬不獲已。皆過而存之。覽者勿疑其武斷也。少字增韻。第一遍。加三襯。破六六六六、作四三五、四四四。第二遍。加四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六四、四六。下二句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首並同。第三遍。加四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第四遍。上二句亦作六六。但衍一字。下二句破六六作四四四。詞律不分段。於所注韻句。自承未確。

柳永傾杯一百八字 樂章集入大石調

金風淡蕩。漸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氣。輕烟乍斂。皓月當軒練淨。

對千里寒光。念幽期阻、當殘景。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細把。舊約前歡重省。

最苦碧雲信斷。仙鄉路杳。歸鴻難倩。每高歌強遣離懷。奈慘咽翻成心耿耿。漏殘露冷。空贏得悄悄無言。愁緒終難整。又是、立盡梧桐碎影。

此首用雙拽頭。與樂章集前後七首異。與沈會宗所作同。病字、冷字、增韻。第四遍。第二句言字應叶不叶。移在第三句整字叶也。第一遍。加三襯。破六六六六、作四三三、四四六。第二遍。加四襯

。破法同第一遍。第三遍。加五襯。上三句破六六作四四四、下二句亦作六六。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四七五、二六。而移叶於第三句。詞律不分段。而云此調應分三段。蓋已墮五里霧中。無怪其疑神疑鬼也。

沈會宗傾杯樂一百十字

梅英弄粉。尙殘寒、臘雪消未盡。布綵箔層樓高下。燈火萬點。金蓮相照映。

香徑縱橫。聽畫鼓聲聲、隨步緊。漸霄漢無雲。月華如水。夜久露清風迅。

輕車趁馬。徵塵雜霧。帶曉色綺羅生潤。花陰下瞥見仍同。但時聞笑音中、香陣陣。

奈酒闌人困。殘漏裏、年年餘恨。歸來沉醉。何處、一片笙歌又近。

此詞亦雙拽頭。困字增韻。點字作平。第一遍。加四襯。破六六六六、作四三三、六四四。第二遍。加三襯。破六六六六、作四三三、四四六。與柳永第六首同。第三遍。加七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六三三。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五七、四二六。此詞全依柳永者。

柳永傾杯樂九十四字 朱剎樂章集入散水調。毛本附雙調、題下注散水調。

鶯落霜洲。雁橫煙渚。分明畫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檝夜泊。宿葦村山驛。

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羌笛。離愁萬緒。聞岸草、切切蛩吟如織。

爲憶 芳容別後。水遙山遠。何計憑鱗翼。想繡閣深沈。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
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口狂蹤迹。望京國、空目斷遠峯凝碧。

歇字增韻。並應作平。泊字、國字、乃暗韻。檝字、草字、作平。第一遍。加三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與第四首同。第二遍。加一襯。破六六六六、作四三五、四二六。第三遍。加五襯。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與第五首同。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四四五、三七。亦祇二十三字。與離宴殷勤一首同。疑狂字上奪疏字。今加一空格。詞律不分段。於金風淡蕩一首云。漸秋光老、與念幽期阻。句法正同。應分三段。於此首云。當在織下分段。爭知二句。人皆讀上五下四。不知此與前看朱二句相同。乃上四下五。損天涯行客。正如惹閒愁堆積。是以惹字損字領句也。前詞簇一天寒色。報青春消息。此篇前段宿葦村山驛。起一聲羌笛。皆上一下四句法。其何計寂寞二語。與前詞雙帶孤負二語。乃如五言詩句耳。詞中五字句。最易淆訛。而此爭知憔悴損。像五字一句。尤易誤讀。特爲詳註。自矜心細。不知除起一聲羌笛。報青春消息二句。起字、報字、非襯字外。損字、宿字、惹字、簇字。其領句者。無一非襯。卽何計計字。雙帶雙字。亦應作襯。惟孤負高陽客句。乃如五言律詩。若寂寞狂蹤跡句。則狂字上奪一字也。柳詞如生龍活虎。句法變換。使讀者如入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安得不目眩舌撻。萬氏於此調未認識。祇知死在句下。笨滯可憐。然謂其無所用心。

則又冤也。

柳永傾杯樂九十四字 朱劉樂章集入散水調。毛本入林鐘商、題下注散水。

樓鎖輕烟。水橫斜照。遙山半隱愁碧。片帆岸遠。行客路杳。簇一天寒色。

楚梅映雪。數枝豔報、青春消息。年華夢促。音信斷、聲遠飛鴻南北。

算伊別來無緒。翠消紅減。雙帶長拋擲。但眼淚沈迷。看朱成碧。盡閒愁堆積。

口雨意雲情。酒心花態。孤負高陽客。夢難極、和夢也多時間隔。

成碧碧字、極字、並暗韻。客字作平。第一遍。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與第一第三第四第七首同。第二遍。破六六六六、作四七、四三六。第三遍。破六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與第五第七首同。第四遍。破六六六六、作四四五、三七。與鶯落霜洲一首同。亦祇二十三字。柳詞八首三十二遍。無一遍句法同。同者則必於襯字安放不同。今姑於雨字上添一空格。實未安也。詞律依毛刻、落末二句十字。不分段。

張先傾杯樂吳興 一百七字 不注宮調

橫塘水靜。花窺影、孤城轉。浮玉無塵。五亭爭景。畫橋對起。垂虹不斷。愛溪上瓊樓。凭雕闌坐久、飛雲遠。人在虛空。月生溟海。寒魚夜汎。游鱗可辨。

正是草長蘋老。江南地暖。汀洲日晚。更茶山已過清明。風雨暴千巖啼鳥怨。芳菲故苑。深紅盡綠葉陰濃。青子枝頭滿。使君莫放尋春緩。

此詞亦雙拽頭。苑字增韻。暖字暗韻。長字平。起七句作四三三、四四四四。次七句加三襯。餘與起七句同。若分作二遍。則各多二正字。換頭一二三句。破六六、作四四四。加二襯。四五句亦作六六。加三襯。若分作一遍。亦與柳永第六首同。第七八九十句。作四七五、七。第八句不叶。而移叶於第九句。與柳同。若分作一遍。祇二十三字。柳詞末四句亦有二十三字者。然是奪字。此非奪字也。或此爲序體。故與袁去華近詞。皆與柳所作慢詞異耶。茲不分四遍。

張先傾杯樂一百七字 不注宮調

飛雲過盡。明河淺、天無畔。草色棲螢。霜華清暑。輕颺弄袂。澄瀾拍岸。宴玉塵譚賓。倚瓊枝香挹、雕觴滿。午夜中秋。十分圓月。香槽撥鳳。朱弦軋雁。

正是欲醒還醉。臨空悵遠。壺更疊換。對東西數里迴塘。恨零落芙蓉春不管。籠燈待散。誰知道座有離人。目斷雙歌伴。煙江艇子歸來晚。

與前首同。後來南北曲之傾杯序。皆依張作。寔失古傾杯遺意。不復能還每遍二十四字。二韻、或三韻之舊。蓋子孫之於祖宗。形神漸離矣。

附錄北曲七首南曲三首

傾杯序天寶遺事 北詞廣正譜、入黃鐘宮。太和正音譜同。九宮大成北詞宮譜、入平調。誤也。

蜀道中間。馬嵬側近討根討苗絕地。帥首獨專。衆心皆悅。軍政特聽。將令頒催。弟兄死別。郎舅絕親。夫妻生離。偏愁慌傾城國的太真妃。

換頭 正音譜以下三遍不收

何濟。寶髻鬢鬆。玉容寂寞惜芳姿不勝憔悴。似太皞春歸。豔陽時過。白帝風搖。青女霜欺。急淹淚眼。忙啓櫻脣。緊皺蛾眉。似鶯吟鳳語 悄悄奏帝王知。

換頭

陛下。着哀告敢爲敢做的陳玄禮。更不弱如當世當權郭子儀。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圖天下。又不曾違犯國法。誤失軍期。平白地處死。無罪遭誅。性命好容易。君王聽道罷屈即便依隨。

換頭

將軍。大爲天子欣然退。要轉善當不敢違。這些存恤之心。減些雷霆之怒。生些惻隱之心。罷些虎狼之威。脣亡則齒寒。龍鬪魚傷。免死狐悲。陳將軍聽道罷出語忒忠直。

此從張先詞出。蜀道三句。當橫塘三句，破三三作六字句。而增一四字句。帥首四句。當浮玉四句。

弟兄三句。當草長三句。以不用雙拽頭。欲前後相稱。故中間茶山二句、芳菲三句併減。末句增三字。第二首換頭添短句一韻。求美聽也。末句增四字。餘同前遍。第三四首換頭亦添短句。起破四三三、作七三。中間亦減五句。末二句增三字。作五五句。除去襯字。卽張詞也。舊譜所分正襯並誤。茲更正。下同。曲家祇知嘌唱。能明曲之本體者。亦無有也。異時當有學者起而肩之。

傾杯序 憶情間阻 雍熙樂府入正宮

連宵。雨暗飄。水漸高。一向無音耗。舊約難期。新愁不斷。宿恨難消。雲水迢迢。房櫳靜悄。冰絃指冷。寶鴨香消。只教行人回首畫欄橋。

此亦從張先詞出。起用短句、是換頭。雨暗飄三句。破橫塘三句之四三三、作三三四。添一字。增一韻。以求美聽。舊約四句。當浮玉四句。消字不是韻。下方正押消字。房櫳三句。當草長三句。中間茶山二句、芳菲三句、併減。末句增二字。

傾杯序 梅嶺記 南詞新譜入正宮。九宮大成南詞宮譜同。

霧鎖烟林映峭壁。巖壑峯巒翠。檜老杉枯。古木喬松。鳳舞龍蟠。修竹依依。我逍遙自樂。醉歌狂舞。洞天福地。喜逢伊少年花貌正嬌癡。

換頭

堪題。對嶺梅。報早寒。枝上藏春意。只見疎影橫斜。淺水澄清。暗香浮動。明月添輝。想孤身在此。怎逢驛使。與傳消息。把愁腸強來開展放歡嬉。

第一首。與天寶遺事第三四首同。末句上、增一三字句。伊字不是韻。第二首不叶。映字作平。第二首換頭添短句一韻。與憶情間阻一首同。惟寒字不叶。末句上亦增一三字句。使字暗韻。此二首亦從張詞出。

傾杯序西廂記 九宮大成南詞宮譜、入正宮。

樓遲。頃刻間。冷翠幃。寂寞添十倍。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此恨誰知。全不念腿兒相壓。臉兒相偎。手兒相攜。不由人猛然思省淚雙垂。

此首與梅嶺記第二首憶情間阻遍並同。所不同者、梅嶺記梅字韻、寒字不韻。此幃字韻、間字不韻。憶情間阻則兩句並韻耳。末句上、亦增一三字句。與憶情間阻同。離字暗韻。十字作平。此首亦從張詞出。諸首中每一遍皆可分作兩遍。今不強分。讀者求其聲響。當知江海同源也。

傾杯序法宮雅奏 九宮大成北詞宮譜、注古傾杯。入平調、誤與前同。

景福齊天。恩膏如海。嵩呼豈但察察。率土戴德。倚杖額首。沐皇波沾巧。今日簡四方來賀。孫枝秀暢靈風和藹。鑾坡左側。葵向日、曝背獻芹何礙。

換頭

域外。中朝奉使。恭逢麟誕。喜動風雲色。執壤奠而登。合肅雍將事。敢把弄麴詩改。舞蹈天街。文孫文字。燕翼光金冊。揚休命、陳九服車書玉帛。

此二首尙未大失傾杯遺意。若以第一首之沾巧、第二首之詩改分段。則前遍一加三襯。一加五襯。均破六六六、作四四四、四四四。北宮詞譜注古傾杯、當以此。但後遍則又依通行南北曲之體。第二首除換頭添短韻外。與第一首同。海字、街字、增韻。露字暗韻。額首二字作平。

宋詞選釋卷三

階青俞陞雲

辛棄疾稼軒詞三十一調

賀新郎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蹴踏松梢殘雪。要破帽多添華髮。賸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稼軒與陳同甫別後。意殊戀戀。往追之。雪深不得前。賦詞見意。越日。同甫書來索詞。兩心相同。有如此者。稼軒與同甫。爲並世健者。交誼之深厚。文章之振奇。可稱詞壇瑜亮。此詞爲愜心之作。首三句。言淵明之高逸。而以臥龍爲比。如尙父之磻溪把釣。景略之捫蝨清談。避世而未忘用世也。飛鵲三句。寫景幽峭。兼有傷老之意。賸水二句。見春色無私。不以陵谷滄桑而易態。兼有舉目河山

之異。惟寒梅聊可慰情耳。下闕言車輪生角。自古傷離。孰使君來。鑄此相思大錯。鑄錯語。而用諸相思。句新而更情摯。通首勁氣直達中。不使一平筆。學稼軒者。非徒放浪通脫。便能學步也。

前調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最苦潯陽江頭客。畫舸亭亭待發。記出塞黃雲堆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絃解語。恨難說。遼陽驛使音塵絕。瑣窗寒輕攏慢撚。淚珠盈睫。推手含情還卻手。一抹梁州哀徹。千古事雲飛烟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沈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爲嗚咽。

稼軒曾爲忠義軍書記。精鍊甲士數千。有攬轡澄清之志。此調借琵琶以寫懷。起筆開元句。卽追想汴京之盛。以下用商婦明妃。琵琶故事。藉以寫怨。轉頭處。承上闕萬里離愁句。接以遼陽望遠。慨宮車之沙漠沈淪。瑣窗推手四句。詠琵琶正面。中含一片哀情。轉筆雲飛烟滅句。筆勢動宕。結句。沈香亭廢。賀老飄零。自顧亦淪落江東。如龜年之琵琶僅在。宜其罷彈嗚咽。不復成聲矣。

前調賦水仙

雲臥衣裳冷。看蕭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生塵凌波去。湯沐烟波萬頃。愛

一點嬌黃成暈。不記相逢會解佩。甚多情爲我香成陣。待和淚。收殘粉。靈均
千古懷沙恨。想當時匆匆忘把。此花題品。烟雨淒迷儂倦損。翠袂搖搖誰整。漫
寫入瑤琴幽憤。絃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皜銀臺潤。愁滯酒。又還醒。

首五字卽隱含水仙神態。以下五句。實賦水仙。中用湯沐二字頗新。解佩二句。無情而若有情。自是
雋句。下闕。因水仙而涉想靈均。猶白石之暗香疏影。詠梅而涉想壽陽明妃。詠花而兼詠古。便有寄
託。水仙在百花中。高潔與梅花等。而不入楚詞。作者特拈出之。以下烟雨淒迷等句。皆幽怨之音。
招魂句。非特映帶上句懷沙。且用琴中水仙操。而悲憤絃斷。常有蒙塵絕望之感。結句。借水仙之花
承金瓊。聯想及衆皆滯酒。而我獨醒耳。

前調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鶉鳩。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
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
百戰身名烈。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

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首三句既言鶉鳩。又言杜鵑。按鶉鳩與杜鵑。實兩種。見離騷補註。上闕敘送別。春歸可傷。而別離尤苦。乃透進一層寫法。觀關塞金闕句。蓋其弟奉使北庭。下闕因送弟。聯想及當年。上將專征。出師未捷。聲情悲壯。但不知所指何人。謝枋得云。稼軒慷慨大節。不在岳武穆之下。南宋初。長驅北伐者。以武穆爲最烈。將軍百戰六句。殆爲岳家軍而發。有袍澤同仇之感耶。啼鳥二句。回應起筆。詞極沈痛。歇拍二句。歸到送弟。章法完密。集中賦賀新郎詞。凡二十二調。錄其精粹者四調。

念奴嬌書東流村壁

野塘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輕別。樓空人去。舊游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樽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客途遇豔。瞥眼驚鴻。村壁醉題。舊遊回首。乃賦此閑情之曲。前四句。寫景輕秀。曲岸五句。寄思婉渺。下闕。伊人尙在。而陌頭重見。託諸行人。筆致便覺虛靈。明朝五句。不言重遇雲英。自憐消

瘦。而由對面着想。鏡裏花枝。相見爭如不見。老去相如。羞入文君之顧盼。以幼安之健筆。此曲化爲繞指柔矣。

前調 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名。酒罈身世。可惜頭蒙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傑。休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裏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明月。

念奴嬌詞共二十首。此作和東坡。其激昂雄逸。頗似東坡。故錄之。起筆破空而來。有俯視餘子之概。藥籠三句。早知身世功名。終付與酒罈藥籠。直至霜雪盈頭。始期思卜築。深悔其遲也。後言黃菊雖凋。而梅花尚在。猶可結歲寒之侶。孤鴻明滅句。有消沈今古。在長空飛鳥中意。視萬事若浮雲。則當年一怒衝冠。甯非無謂。但此意知已無多。伴我者已如殘月。爲可傷耳。

水龍吟 旅次登樓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羅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前四句寫登臨所見。起筆便有浩蕩之氣。落日句以下。由登樓說到旅懷。而仍不說盡。僅以吳鉤獨看。略露其不平之氣。下闕寫旅懷。即使歸去奇獅卜築。而生平未成一事。亦羞見劉郎。流年二句。以單句旋折。彌見激昂。結句言英雄之淚。未要人憐。倘搵以紅巾。或可破顏一笑。極言其潦倒。仍不減其壯懷也。

摸魚兒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淳熙間。自湖北移漕湖南。同官置酒小山亭。因賦此詞。幼安自負天下才。今薄宦流轉。乃借晚春以寄慨。上闋筆勢動盪。留春不住。深惜其歸。但芳艸天涯。春去苦無歸處。見英雄無用武之地。蛛網罥花。隱寓同官多情。爲置酒少留之意。當其在理宗朝。曾擁節鉞。後之奉身而退。殆有讒扼之者。故上闋寫不平之氣。下闋。蛾眉會妬。更明言之。玉環飛燕。皆歸塵土。則妬人者果何益耶。結句。斜陽腸斷。無限牢愁。卽以詞句論。亦絕妙之語。鶴林玉露云。斜陽句。詞意殊怨。比之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者異矣。壽皇聞之。頗不悅。然終不加罪。未被種豆種桃之禍。帝之寬大。過於漢唐矣。

永遇樂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此詞登京口北固山亭而作。人在江山雄偉處。形勝依然。而英雄長往。每發思古之幽情。况磊落英多

者。當其憑高四顧。烟樹人家。夕陽巷陌。皆孫劉角逐之場。放眼古今。別有一種蒼涼之思。况自胡馬窺江去後。烽火揚州。猶有餘勳。下闕。慨歎佛狸。乃回應上文寄奴等句。當日魚龍戰伐。只贏得神鴉社鼓。一片荒寒。往者長已矣。而當世豈無健者。老去廉頗。猶思用趙。但知我其誰耶。英詞壯采。當以鐵綽板歌之。

滿江紅江行

過眼溪山。怪都是舊時曾識。還記得夢中行遍。江南江北。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樓觀甫成人已去。旌旗未捲頭先白。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

滿江紅詞。易於縱筆。以稼軒之才氣。更如陣馬風檣。但豪放則易近粗率。此作獨疏爽而兼低回之思。佳處二句。深表同情。余生平所歷勝境。回味猶甘。而重遊無望。知佳處徑須攜杖。不可使清景如追逋也。下闕。非特俯仰興亡。卽尋常之丹雘未竟。已鐘鼓全非者。不知凡幾。真閱世之談。今猶昔三字尤雋。後之感今。猶今之感昔耳。

祝英臺近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勸流鶯聲住。鬢邊覩。應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貴耳集云。呂正己爲京畿漕。以女事幼安。因細事觸幼安怒。竟逐去。旋悔之。乃作此詞。首三句言送別之地。後五句言別後之懷。萬點飛花。離愁亦萬點也。下闕明指伊人。歸期屢卜。而消息沈沈。惟有索之夢中。孤燈獨語。其深悔楊枝之遺耶。結處。春帶愁來三句。傷春純是自傷。前之摸魚兒詞。借送春以寄慨。有抑塞磊落之氣。此借傷春以懷人。有徘徊宛轉之思。剛柔兼擅之筆也。

臨江仙

金谷無烟宮樹綠。嫩寒生怕春風。博山微透煖熏籠。小樓春色裏。幽夢雨聲中。
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

前半一片幽麗之景。以輕筆寫之。而愁人自在其中。下闕始言望遠懷人。歇拍二句。自傷耶。抑爲人

着想耶。深情秀句。當以紅牙按拍歌之。劉後村評其詞。謂蘇麗處。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此調與上之視英臺近。頗合後村評語。

鷓鴣天

陌上柔桑破嫩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山遠近。路橫斜。青旂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

稼軒集中。多雄慨之詞。縱橫之筆。此調乃閑放自適。如聽雄笳急鼓之餘。忽聞漁唱在水烟深處。爲之意遠。

浣溪沙

北隴田高踏水頻。西溪禾早已嘗新。隔牆沽酒煮鮮鱗。忽有微涼何處雨。更無留影霎時雲。賣瓜人過竹邊村。

詠鄉村風物。瀟逸出塵。稼軒於榮利之場。能奉身勇退。其高潔本於天懷。故其寫野趣彌真也。

菩薩蠻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詞僅四十字。舉懷人戀闕。望遠思歸。悉納其中。而以清空出之。復一氣旋折。深得唐賢消息。集中之高格也。

鷓鴣天

壯歲旌旂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鞞。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

金國初亂。稼軒率數千騎。渡江而南。高宗錄用之。歸田後。有客過訪。慨然談功名。因追述少年時事。有英雄種菜之感。生平宦遊南北。江統平戎之策。橐駝種樹之書。一身兼之。詞中不言何去何從。觀其以家事付兒曹。賦西江月詞以見志。有宜醉宜遊宜睡。管竹管山管水之句。知其天性淡泊。東郊戢影。固義命自安也。

沁園春

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溢。氣若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疾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卽去。有召須來。

自註云。將止酒。戒酒使勿近。乃作此詞。稼軒詞。使其豪邁之氣。蕩決無前。幾於喜笑怒罵。皆可入詞。宋人評東坡之詞。以詩爲詞。稼軒之詞。以論爲詞。集中此類詞頗多。錄此闕。以見詞中之一格。

哨遍

一壑自專。五柳笑人。晚乃歸田里。問誰知幾者動之微。望飛鴻冥冥天際。論妙理。濁醪正堪長醉。從今自讓躬耕米。嗟美惡難齊。盈虛如代。天耶何必人知。試回頭五十九年非。似夢裏歡娛覺來悲。夔乃憐蚘。穀亦亡羊。算來何異。 嘻物諱窮時。豐狐文豹罪因皮。富貴非吾願。皇皇乎欲何之。正萬籟都沈。月明中夜。心彌萬里清如水。卻自覺神游。歸來坐對。依稀淮岸江渚。看一時魚鳥忘情喜。會我已忘機更忘己。又何曾物我相視。非魚濠上遺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

伯。休慚海若。小大均爲水耳。世間喜懼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

稼軒生平。由絢爛歸於平淡。集中多作達語。此詞尤爲了悟。當在奇獅歸後所作。五十九年數語。悲歡之境。因醒夢而頓殊。但醒後生悲。仍是夢中之夢。又安用悲耶。豐狐文豹句。榮利累人。誠如皮之爲累。但老子云。大患在有身。無身則皮將焉附。後言清夜澄觀。而歸來則淮雨江雲。依然塵世。仍是上闕之夢歡而醒悲耳。結處云。物我兩忘。則真有濠上非魚之意。又何論三仕三已乎。

木蘭花慢 滁州送范倅

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蒹蘆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艸。卻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殢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絃。

風水無情二句。爲送友言。離思黯然。卽接以秋晚二句。爲行人著想。乃極寫家庭之樂。論句法。渾成而兼倜儻。下闕。長安二句。有唐人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班超詩意。結處言壯心未已。開秋雁。尙欲以虛絃下之。如北平飛將。老去猶思射虎也。

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慣得吳兒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旆驚飛。跳魚直上。蹙踏浪花舞。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閒兒戲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屬鏤怨憤終千古。功名自誤。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前半敘述觀潮。未見警動。下闕筆勢縱橫。借江潮往事爲喻。錢王射弩。固屬雄誇。卽前胥後種。洩怒銀濤。亦功名自誤。不若范大夫知機。掉頭烟霧也。詞爲上葉丞相而作。其蒿目時艱。意有所諷耶。

漢宮春立春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旛。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熏梅染柳。更沒些閒。閒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

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上闕。鋪敘立春而已。轉頭處。向東風調笑。已屬妙語。更云。人盼春來。我愁春至。因其暗換韶光。老卻多少朱顏翠鬢。語尤雋妙。然則歲歲之花開花落。春固徒忙。人亦徒增惆悵耳。

前調 會稽蓬萊閣懷古

秦望山頭。看亂雲急雨。倒立江湖。不知雲者爲雨。雨者雲乎。長空萬里。被西風變滅須臾。回首聽月明天籟。人間萬竅號呼。誰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蘇。至今故國人望。一舸歸歟。歲云暮矣。問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見王亭謝館。冷烟寒樹啼鳥。

前半寫景。後半書感。皆極飛動之致。寫風雨數語。有雲垂海立氣概。下闕慨歎西子。徒沼吳宮。而美人不返。悲吳宮兼惜美人。此意頗新警。後更言王亭謝館。同付消沈。甯獨五湖人遠。感歎尤深。蓬萊閣爲越中勝地。秦少遊周草窗。皆賦詩詞。此作高唱入雲。當以銅琶鐵板和之。

醉翁操

長松之風。如公。肯余從。山中。人心與吾兮誰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楓。噫送子于東。望君之門兮九重。女無悅已。誰適爲容。不龜手藥。或一朝兮取封。昔與游兮皆童。我獨窮兮今翁。一魚兮一龍。勞心兮忡忡。噫命與時逢。子之所食兮萬鍾。

此贈范先之作。范爲世臣之後。與稼軒交甚久。其時廷旨。錄用元祐黨籍後裔。先之將趨朝應仕。因其長於楚辭。且工琴。爲賦醉翁操以贈別。上闕言與其仕隱殊途。故有人心不同之句。後言昔童而今叟。子龍而我魚。言之慨然。此詞爲稼軒集中別調。亦莊亦諧。似騷似雅。固見交誼深久。亦見感懷激越也。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武林舊事。紀臨安燈市之盛。火樹銀花。自宵達旦。此詞自起筆至笑語句。皆紀元夕之遊觀。惟結末三句。別有會心。其回首欲見之人。豈避喧就寂耶。或人約黃昏。有城隅之俟耶。合意未申。戛然而止。蓋待人尋味也。

踏莎行 和趙國興韻

吾道悠悠。憂心悄悄。最無聊處秋光到。西風林外有啼鴉。斜陽山下多衰艸。
長憶商山。當年四老。塵埃也走咸陽道。爲誰書到便幡然。至今此意無人曉。

西風斜日。已極荒寒。更兼衰草啼鴉。愈形淒黯。摧顏長望。正愴然有避世之懷。忽憶及漢時四皓。以箕穎高名。乃棄商山之芝。而索長安之米。世之由終南捷徑者。固有其人。宿德如園綺。而亦幡然應聘。意誠莫曉。稼軒特拈出之。意固何屬。亦莫能曉也。

定風波

少日春懷似酒濃。插花走馬醉千鍾。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甌香篆小簾櫳。
捲盡殘花風未定。休恨。花開元是要春風。試問春歸誰得見。飛燕。來時相遇
夕陽中。

上闕。回憶年少春遊。迨老去而淪茗垂簾。不作傷春之語。自樂其天。下闕言菀枯之感。人有同情。但造物者春溫秋肅。亦循例之乘除耳。試觀花之繁茂。方受春風嘯拂而生。旋復收拾而去。風從何來。遽歸何處。人不能見。飛燕來自空中。或與之相遇。作不解語解之。稼翁其靜觀有悟耶。

鷓鴣天

晚日寒鴉一片愁。柳塘新綠卻溫柔。若教眼底無離恨。不信人間有白頭。腸已斷。淚難收。相思重上小紅樓。情知已被雲遮斷。頻倚闌干不自由。

人生容易白頭。大抵怨別傷離所致。故下闕言相思不已。重上樓頭。明知江上峯青。已曲終人遠。而闌干獨倚。極目雲天。與東坡天一方之歌。同其寓感。

前調

唱徹陽關淚未乾。功名餘事且加餐。浮天水送無窮樹。帶雨雲埋一半山。今古恨。幾千般。只今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閒行路難。

此闕寫景而兼感懷。江樹則盡隨水遠。好山則半被雲埋。人生欲望。安有滿足之時。况世途艱險。過於太行孟門。江間波浪。未極其險也。

前調

枕簟溪堂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書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嬾上樓。

人之由壯而衰。積漸初不自覺。迨嬾上高樓。始知老之將至。如一葉落而知秋至矣。故紅蓮白鳥。風物本佳。而自倦眼觀之。覺花鳥皆遜前神采。吾浙譚仲修丈。喜誦其嬾上樓二句。謂學詞者。當於此等句意。求消息也。

醉太平

態濃意遠。眉顰笑淺。薄羅衣窄絮風軟。鬢雲欺翠捲。南園花事春光暖。紅香徑裏榆錢滿。欲上秋千又驚嬾。且歸休怕晚。

集中作金荃麗句者無多。此作情態俱妍。結句有絮飛春晝。日長人倦之意。且有少陵日暮滄江。扁舟故園之感。

錦帳春

春色難留。酒杯常淺。更舊恨新愁相閒。五更風。千里夢。看飛紅幾片。這般庭院。幾許風流。幾般嬌嬾。問相見何如不見。燕飛忙。鶯語亂。重簾不捲。翠屏平遠。

此詞以舊恨新愁四字。總結全篇。絕好之春光庭院。而眼前只見幾片飛紅。况昔夢隨風。何堪追憶。舊恨與新愁並寫。下闕。一重簾幙。如隔蓬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則由舊恨而動新愁矣。稼軒傷春怨別之詞。大都有感而發。光緒間。王鵬運校刊稼軒詞四卷。列之四印齋集中。題其後云。層樓風雨黯傷春。烟柳斜陽獨愴神。多少江湖憂樂意。漫呼青兕作詞人。稼軒於千載後。得詞苑知音矣。

彙輯宋人詞話

映庵

宋人詞話。流傳及今。不過數種。然其見於筆記，或詩話中者。固不爲尠。江甯唐圭璋輯詞話叢編。凡前人詩詞話詩詞雜陳者。不錄。其輯全宋詞。則徧採諸籍。搜索逸詞。而遺其記載之語。蓋體例如此。不得不然。昔朱竹垞詞綜。張詠川詞林紀事。間有徵引。然其主旨不屬於博採宋人詞話。徐電發詞苑叢談。亦非此例。茲編從宋人筆記詩話。彙錄成書。意在補詞話叢編之不足。其在一條中詩詞並舉者。以文義不可斷取。亦全錄之。閱者諒焉。

王闢之澗水燕談錄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

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須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石曼卿。天聖寶元閒。以詩歌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洲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自以爲代平陽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增廣其詞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焉。詠字永言。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新進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太液波澄。乃擲之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小詞有燒殘絳臘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爲黃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寒陋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錢希白南部新書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一聲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臥於室內。其子以琵琶于戶外彈作翻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有來遠近。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答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所以知之。尋有江都之變。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伯塗中。辱令歌。僧卽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平生過惡。伍伯驚懼。自悔之不暇。

龔鼎臣東原錄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莊季裕雞肋編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東與之。往諱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恁地無法。就欲作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斷看時。赤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卻會嫌卑。按此詞與黃山谷醜奴兒調同。黃詞前後闕末均四字句三句。此詞前闕末句多一字。今觀周所爲。則會詞摹寫。已大奈富貴矣。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苔谿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前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烟瘴。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常嫌粉污。洗妝不退脣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按此詞爲西江月調。廣南有綠羽丹嘴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人呼爲倒挂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按此詞爲二郎神調。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致也。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露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霖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蘇軾東坡志林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鳳闕龍樓連霄漢。瓊枝玉樹作煙蘿。幾曾憤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

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面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案此詞爲浣溪沙調。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面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臬亭夜坐書。

鄭叔問先生年譜續

江北戴正誠編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五十八歲。

仁和吳伯宛孝廉（昌綬）爲刊行樵風樂府於京師。九卷。前五卷就舊刻瘦碧冷紅比竹餘音三集刪存十之二三。後四卷爲始壬寅訖辛亥年間匿藁。刻時世難方亟。因以茗雅名集。秋。葉宵韓（在琦別號情庵閩中詩人）自金陵寄示聞雁之作。先生以其託喻遙深。得金人激刺之旨。感音而和。唯以造哀。詩云。天際飛聲度野堂。鄉書不到思蒼涼。荒江月落猶涵影。故國雲昏已斷行。秋盡獨聞谿館雨。夢迴三見塞垣霜。南飛何限冥冥意。滿目關山罷酒觴。雲愁海思浩無邊。嘹唳飛回欲暮天。舊苑爪痕尋雪後。上林音信隔霜前。數聲每入秋風枕。孤影猶驚夜月弦。莫忘隨陽霄漢路。寒江垂翅已經年。（正誠案。先生自辛壬以來。作詞極少。詩尤罕見。此兩首係寫與其姪玉蓀作橫幅者。感慨蒼涼。如讀鄭所南心史也）。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五十九歲。

朱古微侍郎薄游都門。晤吳伯宛孝廉。以樵風樂府版南來。歸先生藏弄。先生精賞鑒。平生收藏金石書畫名蹟極富。至是漸漸嚮去。今可攷者碑拓有周號季子盤銘初拓精本。隋元公姬夫人誌。兩名原拓

(武進陸氏藏本)。初拓魏三體石經。初拓孫遼浮圖銘。(題云。按遼志即從此銘作偽。其文中有化坊魯恭之句。坊字明是均字之誤。有此銘可證。且文大半蹈襲。甚無味也)。劉延達造象。(初拓樣本。潘天勳公藏)。周可造象記。(題云。魏書釋老志載真君初年。上谷道士寇謙之。以天師新科行道。司徒崔浩奉道尤篤。與帝言大毀佛法。詔有敢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所謂泥人銅人。即今所見北朝造像。以泥合銅鑄者。志又云。時恭帝爲太子監國。信佛。力諍。言雖不用。而緩宣詔勅。遠近咸豫聞知。沙門多亡匿獲免。金銀寶象及諸經論。大有祕藏。是知獻武一朝造像文字。傳世絕尠。余藏有延和元年周可造象記。佛像純以黃金鑄成。高不及寸。佛坐刻字。細如芥子。而疏古樸茂。視太和以後碑版。尤有渾穆之氣。在太平真君以前。金石著錄家自來歎爲希覯。尙所謂金銀寶像。往往祕藏於劫火之餘者。顯不重歟)。古器有唐宮脂盞。(攷云。余家藏一器。表裏爲縹瓷精造。昔在秦中。有估客得之驪山唐故宮者。器形圓。類合。作淺青色。無花文。蓋周逕五寸餘。底足微射其外。中有三小盞。隅列而黏合。繚以花枝。蟬聯嬋娜。制作奇麗。油色晶瑩。洵宮闈嚴器中之美製也。諦審小盞中。的的朗潤。似有粉黛餘漬。古香澤手。殆爲美人之貽。考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詔浙西供脂盞妝具。太平御覽。多羅奩器名。本名脂盞。按南史海南諸國傳。毗騫王遺扶南王食器。形如圓槃。又如瓦甗。名爲多羅。是知脂盞名義。蓋取諸梵語可證。因歎驪宮金碧。千餘年蕩爲寒煙。獨

此玉臺妝抹之遺。猶存薌澤。豈唯玉魚金盃。流恨人間哉。又云。近見滬上博古之家。因海西大腹估搜致中國佳瓷瓶尊諸器。歲以重值收購。載出重溟。不可悉數。好事者懼華夏之不競。葆古物於懲遺。並蓄兼收。粲然大備。顧徇于逐董習尙。炫博矜奇。於名物典要。尠所攷辨。其所謂古瓷者。僅僅以俗稱宋均窯之瑪瑙釉玫瑰斑爲至寶。間以定汝官哥。輒蒙然未詳所自。并柴窯雨過天青之色且不獲一觀。况等而上之者乎。間嘗譏舊文。證之名賢紀錄。不揆寡聞。作陶說一篇。雖不賢者之識小。猶賢於無所用心。聊爲甄家之別子。釋器之枝言云爾。昔萊陽宋荔裳於漢隗囂故宮獲瓷盞二。中有魚藻文。王西樵爲歌其事。曹實菴珂雪詞亦有詠宋大食瓷杯之作。姜學在藏明宣德脂粉箱。陳其年爲題滿庭芳一解。藉體物之佳製。發思古之幽情。曷云喪志。亦足以藏。是作區區享帚之珍。亦數典之微義也。明濮中謙刻大竹師子一坐。張應堯製竹閣臂。（文池道人書。見金堅齋竹人錄。錢石橋故物）。明李茂林大砂壺。（陽羨名陶錄。茂林名在時大彬右。近世希見）。惠孟臣小砂壺（有底款）。垢道人程邃刻田黃凍印（周櫟園題刻）。龍溪李宓精鑄小字綠端石屏。（宓名見福州舊志。屏一面鑄菖蒲供。一面鑄怪石供）。又李宓精鑄蘭亭禊帖名。（翁氏復初齋記其刻萬松山房小字蘭亭本。卽此物也）。漢玉鳩杖首。（考玉鳩杖首見後漢禮儀志。天子賜耆民者）。漢玄玉狻猊紐寵字印。宋建瓷兔豪殘一具。古瓷精品小件七寶。都丞槃內雅供。（一、宋哥窯淡綠碎文小瓶。二、元窯蕉葉式淡青色小

盤。三、柴窯雨過天青荷葉小盤。四、明嘉靖製小印池。五、舊煨瓷水盂。六、霽紅海棠花式水盂。七、雍正款青龍水樣小太白尊。乾隆窯雞缸十二具。程君房赤水珠名墨一圓。康熙初松風水月圭璧式大墨。（蕪關督臣劉源製進。源字伴阮。見畫徵錄）。齊玉象。晉埴硯。曲江詩硯（均見前）。書畫有石濤山水大幅。王石谷采菱圖。蔣南沙寫生瓶菊立軸。（此希見之妙品。較其工筆超絕）。張二水十八羅漢冊頁。張爾唯仿元人山水真跡立軸。陳白陽畫貓立軸。羅兩峯寫善財參禮大士圖立軸。惠山女冠子韻香畫蘭石並題詩十二首真跡長卷。唐人寫洛神賦墨跡。明人尺牘一冊。（大興劉儉福舊藏精品。衛帶黃五紙。李梅公九紙。陳雪灘八紙。周石虬五紙。王德完八紙。施臺臣五紙。阮大鍼七紙）。明人詩翰一冊。（傅青主寫唐人五律四紙。洪昉思一紙。孫煥一紙。盛仲交二紙。張宴書御製詩賜李東陽四紙。居節賜孤松上人詩一紙。王覺斯論書書三紙。張復家書兩紙半。失名詩（嘉靖時人寫三紙）。吳穀人手批史漢文選四冊。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六十歲。

朱古徵侍郎爲刊行茗雅餘集。先生著述之鉅梓者此殆最末次也。平生所刻行之書。以詞爲多。故世皆知其爲詞人。其實先生經義、詩、古文辭、六書、訓詁、醫經、樂律、金石書畫、無不精詣。其金石學撰述尤富。已刻者僅高麗永樂好大王碑釋文纂攷一卷。未刻者有寰宇訪碑錄續補遺。附趙錄訂誤。

（余甲子年重到蘇州。購得稿本）。南碑徵存錄附草隸攷。漢魏六朝碑首舉例。古簡攷。（稿已佚。惟附錄稿尙存。草隸攷云。草隸之製。蓋原於漢。而名則自晉始。以工書而傳者。衛瓘傳云。子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當時二王以真草名家。舉世咸傳其筆迹。北齊顏黃門雜藝篇。謂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少年時法也。其稱逸體者。殆以逋峭爲工。超逸奪體。或因逸少所作。而卽以名其體耶。顏氏又云。惟有姚元標工於草隸。後生師之者衆。梁書武帝紀。稱帝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庾肩吾書品敘。旣論隸書之發原。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又謂草書起於漢時。建初中。京兆杜超始以善書知名。後云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一人。是可知草隸別構一格。匪程杜之舊製也明已。余嘗博攷其原流。不特秦漢碑中。絕無故迹。卽六朝石文亦罕觀其一二。唐以來書人紀錄。尠所闡明。官帖傳撫。胥失古法。益不足據以定其體勢。嚴鐵橋說文翼敘。至云草書原於古籀。似篆似隸。如古器文之聯綿糾結者是。而謂先秦已有此體。漢始定名。夫秦之八體。書于笈者隨其勢而書之。謂之笈體。卽今所見古器銘文。烏可以草書例之。且許書固明言漢興有草書。正以別于八體也。嚴說亦甚鑿已。陶南村古刻叢鈔。記漢永初討羌檄書于木簡。皆作草書。此漢草之真蹟。惜陶氏未鈎撫以傳。未由攷定其體矣。宋張駒題漢草之見于今世益少。急就章轉撫。失真愈遠。官帖所傳章帝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芸叟所稱鷓鴣賦。又率是贋作。黃長睿已嘗辨于東觀

餘論。又謂永初此檄。雖爲草而隸筆猶存。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已。張氏但見漢草兼隸不爲完筆。故云去隸未遠。然可爲漢時草隸一稿證。以書品敘所言解散隸法。用以赴急。其創于隸變之後。而勢迅疾。可知赴急之用。蓋以軍書獄職箋牘之屬。所需至爲繁重。此數端并不以書傳。故世士蔽所希見。碑刻中又絕無僅有。自來博古家不聞攷據及之。此草隸古法。所以不明。至唐以來。復變爲行書。知者益寡矣。今考之石本。獨有晉太康五年楊紹墓刻。及永和間淨土寺二十八宿井中宋驛子塢文。魏張猛龍碑陰。隋仁壽元年寶輪禪院舍利塔記。并足攷見草情隸韻。具體而微。洵書品之異徵。逸體之別墨。爰附著厓略。辨以正名。示存古意焉。漢魏六朝碑額紀例云。漢碑有穿。穿外有暈。繚繞自穿中出。蓋猶古制引率之義也。其上爲圭首。有文謂之額。其體篆書與八分不一。或一行至二三行。體例與碑文合爲章法。乃一篇之綱領也。漢碑額異譌有三例。可略而言之。如中部碑、大饗記、惠安西表、校官之碑一類。爲別製標題之例。又三公山碑。隸題兩旁。又有封龍山靈山君六字甚大。若連類記之者。如故益州刺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成平侯劉君碑。又若兩人共立一碑者。此爲額題旁及之例。有若宗俱碑陰上勒六大篆。曰門生立碑人名。下列四橫。書其人郡邑名字。略無官稱。鄭季宣碑陰以八篆字橫刻其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下列四橫。其邯鄲璣名下有細書今司空掾。孔宙碑陰有五大篆表其上。曰門人故吏名。下列門生門童故吏故民姓字。此又碑陰有額之例。三

者皆非恆格。而宋人碑銘嘗別製四字額題。與文絕不相承。則從予所紀第一異例所出也。攷之漢碑篆額之始。以帝堯碑爲最古。餘不勝舉。隸額之始。則以楚相孫君收、執金吾武君二碑爲創見。舉二以概其餘。其正書南朝自梁始。北朝自拓拔魏始。孫淵如于句容城西。獲吳衡陽太守葛府君之碑首。以孫吳改長沙爲衡陽郡。遂定爲真書昉於三國。慎已。王念豐據吳大和三年鐵香爐識文。考其時唐亡而楊行密次子隆演改元建號。疑此衡陽太守碑額。或五代十國楊行密錢鏐等稱吳時所刻。亦佳證也。自漢迄隋。碑版中書人撰人石工姓氏各自有見。純無書額人見於碑者。有之。自唐武后命相王旦書孔子廟碑額始。且旣刊書額人。又記鍾紹京奉相王教搨碑額。其例益瑣瑣已。自是幾于無碑不有題額者。至宋乃通行。後世或以篆額人居文前。與撰書人並列。去古彌遠。爲例彌踳駁焉。予以漢魏書統所係。自漢熹平以後。始變篆體爲八分。魏晉之世。隸楷錯變。又成真書。泊于隋以妙楷名臺。綜南北舊體。集其大成。悉歸于正。而雄逸峻整。篆神隸均。靡不流濫于波磔間。此予論碑始于漢而斷自隋也。曩見張叔未清儀閣專取碑額舊脫裝置成冊。深服其精鑿。蓋古人本重榜書。如漢之蔡中郎。魏之章誕于鵠。皆號能作擘窠書。正以字少而藝精爾。碑額爲一篇之主。其例旣括碑之全模。其書人亦必以全神注此一二行字。後學翫索其體製。誠心追手摹。靡所不備。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余因審法書之正變。次所得碑首文舊藏者付之精工。亦猶清儀閣故事云爾。古簡考云。陶南邨古刻叢鈔載漢永和

二年討羌檄宋張駒跋云。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一甕。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論次。唯此檄完。中貴人梁師成得之。嘗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尠。此漢草之墨蹟。黃伯思作漢簡辨。以爲鄧騭簡書。蓋攷其時討羌之大將軍實爲騭也。檄末有云急急如律令。與晉太康五年楊紹墓前文煞語正同。是漢晉軍書券契之通例。可證用以赴急。故以竹木瓦甕之類。取其省約。未暇刊石爾。又吳中舊事云。至和中樂安公守蘇州日。虎丘厓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紀年也。蔣穎叔自記於手彙。其孫世昌錄收之。此竹簡雖未詳其爲何文字。然以永初檄例之。發見之多。又皆書而非刻。其爲赴急之用。可以類推。但有書跡朱墨之異耳。自裴松之上表禁斷碑銘。寄奴一朝得其片石鐫勒。嗜古者輒闕爲奇寶。况簡書筆跡朗然如新。信足與永初章草。並爲千百年祕文神品。世士那得復覩耶。兩漢南北朝墨蹟傳世。唯此足徵。記之以識古簡之一格云。又云。比見上虞羅叔蘊珂羅版精印敦煌古簡一冊。審爲漢代墨跡。有龍蛇迤邐之勢。庾肩吾敍書品所謂削簡傳令。則萬里對畫。擅之能無心戰色沮。想其時冰天雪窖中。磨盾疾書之概。漢簡真傳。信而有證。蔡中郎所稱草篆者。此其類歟。簡書間有紀元歲月。彌可寶貴。石芝西塘讀漢魏六朝碑記。八代碑駢類纂（稿均佚）。平日所得墨本佳跡。博攷而精。據以翼經史紀載左證。辨識字體變遷。至爲有功學術。（稿已散佚大半。今據殘存者。錄若干條。亦可窺其厓略也。比于墓題字。在汲縣比干墓上。相傳以爲

孔子書。據水經注朝歌縣牧豎有殷大夫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本只殷比干墓四字。墓字下半已泐。書勢奇特。雖是後人摹刻。而隸續已載此四字。蓋唐以前書人爲之。或云宣聖真筆。考隸體作於秦代。孔子六經以古文。而云真筆。不已慎乎。朱君長三字殘石。乾隆間出於兩城山下。今在濟甯州學。山左志云。上有鑿齒一棧。似從他處脫筍而出者。蓋亦漢人斷闕。如上庸長書司馬孟臺神道之類。按水經濟水又東過東緡縣北。荷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孫淵如校云。夢溪筆談曰。今之衣冠非古。惟朱鮪石室所刻衣冠。真漢制也。末幅有朱長舒之墓五字。道元注墓北有石廟。蓋卽石室之謂。攷兩城在今昌邑聚。漢之昌邑國也。東緡縣與昌邑同屬兗州山陽郡。在今濟甯州金鄉縣境。是此殘石。爲朱長舒之石闕題字可證。諦審是脫長下舒字之半。隱隱可辨也。昔賢論書。謂漢初八分。猶用籀篆舊體。嚴鐵橋云。漢器銘之似篆非篆者。皆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穠首微尾之體。而隸又變。據是以審是石。尙是未有挑法之八分。雖體扁而畫長。其勢在隸篆之間。誠西漢之舊體。秦篆之始變也。予於漢碑中。獨取碑首及石闕題字。蓋其時書人以字少而作精。故能妙溢縉縵。夙絕千古。益州太守高頤碑。立於建安十四年。在四川雅安縣。并有東西二闕題字。頤事蹟漢書無傳。華陽國志敘益州人士。亦不見稱。太倉陸增祥始著是碑。趙搆叔補訪碑錄。紀其二闕。此其西闕也。北府丞趙錄誤爲北平。武陽東漢屬益州犍爲郡。趙錄記東闕。譌爲武陰。頤

蓋以舉孝廉始爲令丞。而終于太守也。侍御李公闕在四川梓潼。趙撫叔補訪碑錄考爲東漢李業。後漢業傳。字巨遊。廣漢梓潼人也。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及公孫述僭號。聞業賢。欲徵爲博士。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尹融持毒酒奉詔劫業。遂飲毒死。蜀平。光武詔表其閭。益部載其高節。圖畫形象。此石闕當在表閭之時。惟業未爲侍御之職。華陽志但稱節士。漢書則入獨行傳。疑後代因其忠義。見危授命。追封之。而立石於其墓耳。馮使君闕亦無年月。考後漢書馮煥爲幽州刺史。以疾惡爲怨者誣。下獄庾死。子緄上書自訟。附見緄傳。史但紀其爲刺史。闕又稱爲河南京令。足補史闕。傳云。煥渠人。此闕在四川渠縣。在漢屬巴郡也。宋邵思纂姓解第二卷。鞠下注云。東萊鞠氏。召公世家。有太傅鞠武。漢有鞠譚。南燕有鞠仲。鞠注未詳鞠氏之原。今所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有故書佐朱虛鞠欣字君大。又北齊西門豹祠碑題名。有戶曹掾鞠隆。余家藏有隋大業二年定州鮮虞鞠遵守仁舉誌云。其先則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以公劉父曰鞠。因取爲氏。攷史記周本紀。不啻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啻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是鞠氏之原於后稷。信而有證也。古今著錄姓氏。多未詳其所出。賴遵志以補譜遺。藉徵世紀之信。碑版所載。并鞠彥雲已得其四。歷漢魏齊隋。鞠氏遂世爲族望。石文之有裨於史。諒哉。漢陽叔恭殘碑。嘉慶二十一年。出於

鉅野之昌邑聚。卽漢之昌邑國。東漢爲沚州刺史所治。水經注濟水篇。荷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大城東北有金城。中有沚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次西有沚州刺史茂陵楊叔恭碑。從事孫光等以建甯四年立。西北有東泰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尙書右丞拜沚州刺史從事秦潤等刻石頌德政碑咸列焉。此石末書七月六日甲子造。按通鑑目錄建甯四年七月己未朔。後漢書靈帝紀。建甯四年三月辛酉朔。閱兩小建七月爲己未朔。李翁西狹頌。六月十三日壬寅立。閱一小建七月爲己未朔。是七月六日甲子之爲建甯四年無疑。以此證之。其爲楊叔恭碑可信矣。碑有數緇十城之語。後漢志載山陽郡十城。又下文稱彰盛德云云。蓋亦德政碑也。於是從下當是事字。下有陳留韓文。當是敍立碑之人。而孫光之名。則已缺泐。又碑側稱陳留圉濟北荏平。據續漢志圉屬陳留自光武時。荏平本稱荏。更名荏平。屬濟北自和帝時。則是碑之爲建甯四年所立更無疑也。是碑舊藏魚臺馬氏。光緒中葉。歸滿州端陶齋撫部。嘗見其拓以贈人。經一洗剔。濡脫似精。而神鋒略損。且碑陰題名亦無之。比歲魚臺故物。半爲齊東墨估竊取。以售諸強有力者。黃梨州謂天下物以有力而聚者。仍以無力而散。信有徵數也。愚以爲得墨本佳跡。博攷而精。據以翼經史紀載左證足已。若徒廣集碑石。好古不好學。是何異清書攫金之士。雖多亦奚以爲。始建國天鳳三年刻石。嘉慶丁丑秋出於臥虎山前。蓋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文曰。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爲友人爲封使諸子食用等百餘人。後子孫毋壞敗。考來

字漢碑作末。李翊碑太守東來此作萊又其變體。據此碣。莽廢孺子嬰。自立爲皇帝。更漢曰新。稱始建國元年。以虛示不改元之義。故至天鳳改元。猶以建國冠之。亦矯已。漢石堂刻殘石。出石廡邨。計石高一尺。廣一尺七寸。文十一行。略格。行中字多寡大小不一。漢石例往往如是。如嵩山太室少室石闕銘并與此類。文亦有均而古茂。邵陽康氏跋十三字殘石云。是夏陽人家支灶物。崑山葉九來始著之。鄭谷口定爲東漢石刻。謂書體酷似酸棗令。北周故開府儀同賀屯公侯植誌。在陝西三水縣。趙氏補訪碑錄始著其目。案植周書北史俱有傳。有與志異者。有史闕而誌可補者。有誌與傳可互證者。可兩存以待攷異。如史云字仁幹。上谷太守散騎常侍諡之八世孫。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北地之三水。父欣。秦州刺史。誌則云字永顯。建昌郡人。其先侯姓。漢司徒霸之後。又史稱清河太守。誌作河陽。平州刺史。誌作光州。史諡曰節。誌則曰斌。此字貫及諡并與史顯異者。考恕爲侯植高祖。其人當在魏道武時。其時三水當隸北地郡。故史云家北地之三水。迨太武神麋中。置涇州新平郡。乃改隸新平。故地形志以三水隸新平。至永熙以後。當又割三水等縣置建昌郡。後又改建昌。隸鹵州。而周仍之。故誌稱建昌郡人。又云。葬于鹵州三水縣。但地形志皆失載沿革之時。敘所謂永熙籍籍。無者不錄是也。蓋史著其貫籍則上谷。誌記其所居則曰建昌耳。又誌記其官歷衛大將軍太子中舍人。史並失載。誌記其子定遠以次厥六人。史惟載一子名定。此并當以碑補正之。至碑文中稱

述其勳業事跡。并與史合。其卒于保定四年四月朔。與通鑑目錄日月例合。惟戊申爲二十日。小有舛爾。賀屯公侯植碑所載戰績事功。並證以史傳。無不符合。如誌云戮河橋之封豕。擢沙苑之長蛇。與傳稱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合。騁驍悍于洛陽。與傳稱齊神武逼洛陽從孝武西遷合。（周書本紀）大統二年太祖率衆聲言還長安。潛至小關。縱兵擊竇泰斬之。誌云平竇泰於小關者指此。太祖率十二將東伐至弘農。東魏高干李徽伯拒守。命諸將冒雨攻之。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漢弘農魏改恆農。在今陝西境。周虢仲封國。誌尅恆農于陝虢者指此。大統十三年。開府楊忠圍柳仲禮長吏馬岫于安陸。十四年仲禮來援。忠大破之。斬仲禮。馬岫以城降。宋安陸郡屬司州。今德安府隨州境。周隨侯封國。誌云效武績於隨陸者指此。蓋此三役。植皆在行間。傳不詳書。可據此以補其闕焉。南北朝碑細字之瘦峭者。爲慧日道場法雲誌。其疎勁者爲常醜奴誌。皆隋碑所僅見。若其筆峯廉斷。點擊峻樸。渾渾俱有古法者。厥爲賀屯一碑。且在宇文之世。文製好古。其書亦舊體爲多。上承西魏北齊茂密瘦健之風。而宕以逸氣。下開有唐楷隸整朗之則。而出以澀筆。殆南北流派將匯而朝宗。古今體勢將變而至道者也。昔翁覃溪學士謂可以書體定時代。吾亦以時代論斷書體焉。當世識者謂晚清金石家如先生之博大精深。清儀閣後一人而已。先生更精校讎。鄴架書卷。殆無不涉筆丹黃。其藏書偶遺坊間。得之者常珍若拱璧云。（嘗見先生詞錄徵存鈔本。將來可刊專書。試錄兩則。以窺一斑）。汲

古閣藏書目。有宋詞一百家。元二十家。是其已刻者。僅得半之數爾。近毛鈔本往往流落坊間。爲好事者所得。仁和吳伯宛孝廉藏有松雪雲林二家。亦從汲古轉寫校錄。比又得毛刻詞苑英華。皆據多本集刊。別爲一集。今校其中淮海詞單行本。較六十一家刻本多五十七首。(六十一家淮海詞原八十六首。單刻本百四十三首)。攷王敬之所刻淮海詞稱從明張縉本出。而詞亦止八十七首。又山谷一首。不應此本獨多出大半。須檢羣書證之。方得其真耳。彭芸楣所記宋元人未刻詞目。見王給諫刻陽春集後。又見長沙張雨珊近刻宋元名家詞前。今從伯宛孝廉傳鈔校錄一通。按毛氏未刻詞原有百廿家。今見存者不過九十家耳。然則所云二十二帙者亦未全也。今長沙張氏思賢書局刻本。卽從彭鈔汲古未刻廿二帙中錄出。又除臨桂王氏已刻九家。實得十三家。益以姚勉雪坡詞目。勉爲宋人字誠一。張雨珊刻本未詳其所自。伯宛孝廉擬輯宋金元六十家詞目。亦不及雪坡詞。豈孤本邪。其詞凡三十一首。多一時酬酢之作。壽詞居其大半。宋人以壽詞爲別構一格。玉田詞原述及其體之難工。夢窗甲乙藁中頗載壽榮王及夫人詞。張輯清江漁譜。陳允平日湖漁唱下卷。則專錄壽詞爲類。此其義例耳。

關方音說

左海陳能羣

古人用韻。有通與轉之別。本音通用謂之通。非本音而通者謂之轉。轉者聲轉而後通。亦謂之通。明乎此而後可以讀詩。可以讀詞。觀詩唐風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掃考保皆駮韻（編者按此三字皆屬皓韻）。而杻則有韻。是駮與有通矣。陳風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瀏兮。舒懷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聳天紹兮。勞心慘兮。皎僚悄燎紹皆篠韻。其與皓韻之皓。豪韻之慄。嘯韻之照。本可通用。（蕭肴豪篠巧皓嘯效號等韻通用）若糾瀏受皆有韻。慘入感韻。非通用也。今則感韻姑置不論。而篠皓與有通矣。又爾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蚤皓韻。而非則有韻。是皓與有互通之又一例。吾於是知戈順卿謂龍洲輓轡金井。溜到同押。豈塵洞仙歌。鎖老同押。皆以方音叶韻之說之不可信也。

龍洲輓轡金井云。翠眉重拂。後房深自喚小蠻嬌小。（篠）繡帶羅垂。報濃妝纔了。（篠）堂虛夜悄。（篠）但依約鼓簫聲鬧。（效）一曲梅花。尊前舞徹。梨園新調。（嘯）高陽醉玉山未倒。（皓）看鞦飛鳳翼。釵褪微溜。（宥）秋滿東湖。更西風寒早。（皓）桃源路杳。（篠）記流水泛舟曾到。（號）桂子香濃。梧桐影轉。月寒天曉。（篠）此詞全首惟溜字非本音。轉入宥韻。然揆以陳風蕭尤（尤有宥爲一部）互通之例。未始不通。則與方音無涉。亦可以見。杜文瀾詞律補注謂詞譜釵褪微溜句。作玉釵微裊。自應遵改。

但鼻雖與篠叶。而溜字較有思致。亦不可沒。

豈塵洞仙歌云。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篠)橘里漁邨半烟草。(皓)歎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皓)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哿)一劍橫空幾番過。(箇)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哿)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皓)此詞我過鎖皆非本音。轉入哿箇二韻。然以詩唐風蕭歌(歌)哿箇爲一部(互)通之例證之。原屬可通。與方音何涉。曩見楊升庵詞品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作道裝。不告姓名。飲醉而去。人疑爲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也。又云。張仲宗詞多以否呼爲府。與主字舞字同押。蓋閩音也。如林外以鎖爲掃。俞克成以我爲襖。與好同押。皆馱舌之音。曹元寵亦以否呼府。考張仲宗名元幹。長樂人。一曰三山人。當是閩籍。(閩)詞徵未錄其詞。或是脫漏。(若)可否之否字。收入有韻。而詞韻慶韻亦收否字。此兼收韻字。偶然用之。而遂目爲閩音。此何可耶。豈塵晉江人。俞克成則未詳何籍。鎖掃我好互押。此卽毛詩蕭歌通轉之例。何馱舌之可言耶。曹元寵名組。潁川人。非閩籍也。其驀山溪一詞。押處雨二字。而未有消瘦損東陽也。試問花知否之句。因是吾憶宋人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論閩茶一則。略謂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

尙爾。况草木微物也。由此推想。當時閩中人物之盛。夫固不僅以填詞見長。如耆卿叔填長調慢詞。伯可工應制之作。而受知於高宗。又况宋代詞家。康柳首僂一指。何曾以閩人抹煞之耶。

抑吾聞之。吳音支魚易混。如蔣竹山宜興人。其探春令一首。既押處去住矣。又押翅賦指淚。詞云。玉窗蠅字記春寒。滿茸絲紅處。(御)畫翠鴛雙展金蝴蝶。(真)未抵我。愁紅賦。(真)芳心一點天涯去。(御)絮濛濛遮住。(遇)對花彈阮纖瓊指。(紙)爲粉靨。空彈淚。(真)萬紅友詞律謂翅賦指淚皆借叶。夫借叶亦通轉云耳。非能任便自創。姜白石長亭怨慢云。漸吹盡枝頭香絮。(御)是處人家。綠深門戶。(慶)遠浦縈洞。暮帆零亂。向何許。(語)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遇)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紙)日暮。(遇)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慶)章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遇)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慶)算空有并刀。難翦離愁千縷。(慶)紅友謂此字不是韻。乃白石借叶者。夫既不是韻。又曰借叶。此何說耶。以余觀之。與謂借叶。無甯謂支魚轉叶。較爲直捷。曩閩人王碧梅填長亭怨慢。頗傳於時。而徐又錚謂既學姜詞。不用上去聲韻。而用入聲。是不可歌者。不知張叔夏亦用入聲填此調。不禁爲之呼冤者累日。

詞韻入聲如月易點屑合葉洽爲一部。覺藥又爲一部。本不可通。黃涪翁惜餘歡云。四時美景。正年少賞心。頻啓東閣。(藥)芳酒載盈車。喜朋侶簪盞。(合)杯罈交飛勸酬獻。正酣飲醉翁陳榻。(合)坐來

爭奈。玉山未頽。興尋巫峽。(洽) 歌闌旋燒絳蠟。(合) 况漏轉銅壺。烟斷香鴨。(洽) 猶整睡中花。惜
纖手重插。(洽) 相將扶上。金鞍驟裏。碾春焙願少延歡洽。(洽) 未須歸去。重賦豔歌。更留時霎。(葉)
此詞閣字用藥韻。當是轉叶。紅友曰。閣合峽蠟同叶。是江西音也。然謂之轉叶則可。謂之江西音則又
未必的確。杜文瀾乃謂王氏校本。閣作閣。並無誤叶。然閣字不如閣字自然。讀者便知。白石疏影詠梅
云。苔枝綴玉。(沃) 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屋) 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屋) 昭君不慣
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職) 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屋)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
飛近蛾綠。(沃) 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屋) 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沃) 等
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屋) 用屋沃韻。轉入職韻。而用北字。是亦轉叶。夫豈白石鄱陽人。有
所謂江西音耶。

叔夏鳳凰臺上憶吹簫賦贈趙主簿一首。侵青庚真雜用。憶舊遊登蓬萊閣一首。庚真侵蒸青文雜用。
甘州題戚五雲雲山圖一首。刪寒覃雜用。玉蝴蝶賦繡球花一首。先刪鹽雜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戈
順卿謂韻之抵齟穿鼻閉口。斷不能通。南宋詞人多不經意之作。取其便易。玉田亦不能免俗。然稽諸詞
韻。如吳煥程明世之學宋齋刊本。及鄭春波綠漪亭刊本。真文庚青蒸侵。及元寒刪先覃鹽咸。二者莫不
各自通用。於宋人乎何尤。於叔夏乎亦何尤。明清士人。喜爲嫚罵。蓋習氣使然。是在有以關之者。

易水送別

歷史歌劇

鍾山隱七郎試作

此劇取材於史記刺客列傳。以中無女主角。不合劇情。爰採趙人徐夫人七首一語。構爲空中樓閣。亦傳奇之體宜然也。劇中歌詞。或襲用詞曲舊調。或率意爲長短句。自創新名。將倩新興樂家。爲製新譜。作者不解西洋歌劇。但雜採唐宋大曲。及金元散套雜劇之遺式。而變化出之。命曰四不象體。亦聊以解嘲云爾。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三日。

第一幕 開場

登場人物 男女合組大樂隊

鵲踏枝 舊曲 男女聲大合唱

落落死生原一瞬。奮迅爲仁。成敗何須問。世亂寧容身遁隱。幾人青史將心印。
橫掃千軍誇筆陣。發憤龍門。節俠同傳信。水冷風蕭還自忍。風回待解吾民慍。

陶淵明詠荆軻詩全體演員朗誦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
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
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
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
載有餘情。

第二幕 邯鄲奇遇

登場人物 荆軻 徐夫人

臨江仙 舊曲 男聲獨唱

荆軻唱歌哭無端。燕月冷。行游又到邯鄲。危絃獨撫向誰彈。秦雲遮望眼。趙舞愜
幽歡。半爲無聊還縱博。揮拳相較何難。隔鄰閃出劍光寒。萬般須隱忍。默默

上征鞍。

蝶戀花舊曲 女聲獨唱

徐夫人唱莫笑深閨無好手。萬道清光。本自名師授。雷電收威餘怒吼。嬋娟豈是尋常有。到眼何非雞與狗。駐得華年。只惜歡難偶。陌上兒郎雄赳赳。不辭肝膽從君剖。

締鴛盟新曲 男女聲合唱

荆軻唱問何處卿卿。有情。日成。須知我、隱忍就功名。前路光明。問卿卿。緣結多生。肯與締鴛盟。徐夫人唱千金一諾久聞聲。是熱血男兒心性。一見傾心。相期同命。且自奮前程。合唱我我卿卿。卿卿我我。相期同命。努力奮前程。

第三幕 燕市酣歌

登場人物 荆軻 狗屠 高漸離

展長圖新曲 男聲獨唱

易水送別

荆軻唱 怎奈佳人義重。相期各奮前途。飄零書劍。重到舊燕都。待結交慷慨悲歌
侶。共展長圖。歎裨闔縱橫。幾多策士。朝秦暮楚相攀附。不顧吾民轉死在溝
渠。羨西方強且富。謂他人父竟何如。只落得封疆日蹙勢日孤。百結愁腸待酒舒
。去尋訪隔鄰狗屠。

醉糊涂新曲 男聲獨唱

狗屠唱 我是坊間一老粗。好酒貪杯。爛醉糊涂。管不了豺狼當路。荆棘塞途。幾
人曾把蒼生誤。磨刀霍霍朝還暮。斫取狗頭自燻煮。難得嘉賓同下箸。爛醉狂
呼。終當有日。合把他們當狗一般的來屠。

醉中天新曲 男聲合唱

高漸離擊筑荆軻狗屠合唱 眼前黑白都無據。醉中天地是吾廬。白眼看天、天高不可呼
。此情誰訴。只落得佯狂玩世。相歡相泣。拍手兒童喚酒徒。

第四幕 燕丹圖秦

登場人物燕太子丹 鞠武 田光

共甘苦新曲 男聲獨唱

太子丹唱脫出虎狼叢。思量萬種。隱隱心頭有餘痛。念燕趙鄰封。理應甘苦相共。忠言莫用。累歲交鋒。相持螭蚌利漁翁。可憐我身陷秦中。幾諫無從。坐使虎狼威日縱。盡情播弄。席捲而東。來勢汹汹。堪傷幾輩猶酣夢。思量萬種。便今日途窮。忍把江山斷送。便今日途窮。忍把吾民斷送。熱血心頭湧。肯許從容。願太傅。鼓予勇。

勢懸殊新曲 男聲獨唱

鞠武唱秦據崤函之固。擅巴漢。倚隴蜀。兵強國富。相形彼此勢懸殊。真堪怖。犧牲無補。並非我顛而不扶。待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更有田光處士。智深勇沈。可當大敵。謀大事。不迂疏。曷與伊。同攷慮。

蹈湯火新曲 男聲獨唱

易水送別

田光唱 精力已消亡。非同少壯。可供馳騁、效命在疆場。有孤雅望。圖謀國事不敢當。我友荆卿最豪爽。曾見他、燕市悲歌淚萬行。曾見他、沈潛文史多修養。曾見他、見義勇爲。當仁不讓。無雙國士。國士無雙。爲知己死無虛誑。赴火蹈湯。唯所命。是宜往。

第五幕 荆卿縱樂

登場人物 荆軻 美女數十人 駿馬數十匹 騎士數十人

囀春鶯新曲 女聲合唱

衆舞女合唱 躡利屣。曳鳴琴。自挑心招。腰細掌中輕。燕歌趙舞娛清夜。春宵一刻千金價。人生幾何須盡歡。有酒不飲真駘呆。鬥娉婷。獻溫馨。眼波徐動思盈盈。迴眸一笑百媚生。聽。嚶嚶囀春鶯。踏上了迷香徑。任你是鐵石心腸。也須動情。

馬上桃花新曲 男女聲合唱

衆歌女騎士合唱 秋郊試馬。又送夕陽西下。白草黃沙。颺歸鞭、風流蕭洒。看西山一帶渾如畫。馬上桃花。城上悽笳。感懷身世莫驚嗟。恩重命輕。要趁時陶寫。今日豪華。明日荒遐。從教拋捨。斷腸人向天涯。

第六幕 於期授命

登場人物 荆軻 樊於期

除殘賊新曲 男聲獨唱

荆軻對太子丹唱 待入虎狼秦。警衛森嚴。如何可親近。聞說秦王殘暴復貪嗔。但得督亢圖。於期首。必悅見臣。見臣。志乃獲逞。荆軻對樊於期唱 深仇大恨。問將軍。可能忍。試撫頭顱。黃金懸賞過千斤。秦王兇狠。人神共憤。問將軍。爲除殘賊蘇民困。公誼私恩。這頭顱一擲知無吝。

髮衝冠新曲 男聲獨唱

樊於期唱 不共戴天仇。切齒腐心。日把秦王咒。欲報乏因由。無謀轉自羞。仰天搔

首。有衝冠怒髮。原自雙親受。熱血盈腔肯罷休。此頭。願攜向秦庭。看君雙手。搥伊胸。把伊袖。烈烈轟轟豁兩眸。

第七幕 百金求劍

登場人物 燕使者 徐夫人

路迢迢新曲 男聲獨唱

燕使者唱路遠迢迢。人行悄悄。行李一肩挑。來到了邯鄲道。探訪暮連朝。剛巧。是處人家、有龍光、射雲表。試把門兒敲。乍見娉婷人影、光彩旋相照。對徐夫人唱賢嫂。是當今奇俠女中豪。銜密命。特來報。

鬢初凋新曲 女聲獨唱

徐夫人唱生來嬌小。閉深閨、門巷寂寥。流光容易把人拋。自別了荆卿後。綠鬢初凋。眉黛懶描。暮暮朝朝。魂牽夢勞。只爲他壯志凌霄。忘了歸期及早。冷落鳳凰巢。怪宵來、劍光出鞘。報知音、極意相招。驚人事業期同調。奈高堂母老

。白髮飄蕭。地遠天遼。捨去如何好。且將利器、付與伊家、努力除殘暴。這黃金、何足道。祈歸報。說一聲感恩罷了。

第八幕 易水送別

登場人物 太子丹 高漸離 諸賓客美女 荆軻 徐夫人

南樓合舊曲 男女聲大合唱

太子丹高漸離諸賓客美女合唱 風緊歲將闌。臂亡齒自寒。聽晴空、歸雁聲酸。舊恨新愁消不得。同扼腕。望長安。滿座白衣冠。悲歌行路難。便功成、無計生還。宗社興亡期壯士。憑一劍。保江山。

易水歌大合唱

荆軻領道諸賓客美女合唱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水龍吟舊曲 風雨龍吟室詞 男聲獨唱

荆軻唱 所期不與偕來。雪衣相送胡爲者。高歌擊筑。寒波酸淚。一時俱下。血冷樊

頭。忍還留戀。名姬駿馬。問誰深知我。時相促迫。恩和怨。餘悲咤。孤注早拚一擲。賭興亡、批入聲鱗寧怕。秦貪易與。燕仇可復。逕騰吾駕。日瘦風悽。草枯沙白。飄然曠野。漸酒醒人遠。暗祈芳劍。把神威借。

夢飛揚新曲 女聲獨唱

徐夫人唱國破家亡。浪跡在他鄉。匿影韜光。爲老母、須供養。朝思暮想。忘不了、我那豪俠好義的有情郎。知他負氣激昂。先將短劍伴行裝。驀聽得、風聲擾攘。懷惡意、寇賊須防。爭奈老母、受不了栖皇震蕩。斷腸。親喪。只草草、荒原葬。我來到這易水岸旁。早單車西去向咸陽。滿目悲涼。只奔注寒流、猶似歌聲壯。苦難追訪。但相隨魂夢。夜夜共飛揚。

第九幕 秦庭驚變

登場人物秦王 荊軻 秦舞陽 夏無且 秦國羣臣 各國使臣 宮女 衛隊

殿前歡舊曲 男女大合唱

秦臣宮女衛隊合唱樂嘉賓。萬邦相繼並來臣。獻圖端被皇威震。擁千官、祝聖神。
山呼進。尺咫天顏近。小心趨陛。日暖龍鱗。

清平樂舊曲 男聲獨唱

秦王唱 威加海內。不是閒朝會。快展輿圖心自喜。瞋目樊頭須避。何來異樣光
芒。驚呼神色倉皇。幸得隱身銅柱。無且平聲還提去聲藥作平囊。

滿江紅舊曲 男聲獨唱

荆軻唱 倚柱狂吟。堪笑處、名王氣奪。誰暇顧、金創被體。此身難活。失算待酬
生規願。銜悲閒撫衝冠髮。細思量、未負好頭顱。心還熱。除暴志。常覬豁。
豺虎橫。終當滅。但長留浩氣。爭光日月。此去深慙同命鳥。再來須掃狂鯨穴。
辨恩仇、不是爲吾私。揚芳烈。

第十幕 徐氏殉情

登場人物 徐夫人 狗屠

一燈青新曲 女聲獨唱

徐夫人唱野廟一燈青。窗外流螢。寒光閃爍淡於星。越顯得、人孤另。單枕夢難成。自惜伶俜。揮杯勸影。驀聽得、犬吠兩三聲。怎遣驚魂定。傷情。我那荆卿。血濺秦庭。劍術雖疏志常猛。丹青彪炳。留得千秋百代名。重省。黃金臺冷。翡翠巢傾。忘不了、鴛鴦交頸。忘不了、爲蒼生請命。相期同作萬人英。深盟。願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千磨百折。百折千磨、事竟成。把心事、從頭證。

弔芳魂新曲 男聲獨唱

狗屠唱朝朝。鼓刀。俎上哀號。誰叫你、逐臭貪臊。向那有錢的人、只把尾巴兒掉。忘恩負義、狺狺只自驕。怎能够、將你這狗命兒饒。壞了。風聲不好。聞說荆卿此去只徒勞。秦王着惱。鬧轟轟、有十萬大兵來到。逼近燕郊。河山動搖。逃、逃、逃。逃到這寒山破廟。門荒徑悄。是何人頸血污征袍。瞧。誰家窈窕。英威凜凜如生貌。瞧。有遺書。字妍妙。好一腔悲壯熱烈奇懷抱。不負荆卿

一世豪。待取紙錢燒。來把芳魂弔。留得衝霄劍氣出蓬蒿。

第十一幕 漸離擊筑

登場人物 秦皇帝 高漸離

醉太平 舊曲 男聲獨唱

秦皇帝唱 車書混同。夷蠻嚮風。歷來誰擬豐功。正安居九重。皇皇鼓鐘。烏烏韻
桐。娛情拊缶聲中。喜時清運隆。

念奴嬌 舊曲 男聲獨唱

高漸離唱 舊游回首。記歸風送遠。寒流同咽。酒市悲歌人散後。只賸盈懷蕭瑟。
俠骨成塵。荒雞警夢。幽恨憑誰說。無窮隱畏。可堪技癢難遏。聞道車駕東巡。
。中年陶寫。雅興新來發。豪竹哀絲何限感。轉爲知音愁絕。事往情留。日亡心
在。此憤終須洩。懷鉛一縱。人間寧望偷活。

第十二幕 餘韻

登場人物男女合組大樂隊

雙照樓題易水送別圖詩全體演員朗誦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茲揮手上河梁。懷才蓋弄身偏隱。授命於期目尙張。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敗亦何常。漸離筑繼荆卿劍。博浪椎興人未亡。少壯今成兩鬢霜。畫圖重對益徬徨。生慚鄭國延韓命。死羨汪錡作魯殤。有限山河供墮甑。無多涕淚泣亡羊。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

滿江紅舊曲 漱碧詞 男女聲大合唱

煮酒談天。且休笑、荆卿謀拙。燕趙勢、虎蹊委肉。幾何能輟。功就定誇曹沫勇。身亡未讓專諸烈。算當時、百計費沈吟。方投玦。一諾感。田光節。片語濺。於期血。豈縱橫游俠。恩酬冤雪。短劍單車濡水遠。高歌哀筑秦宮歇。甚丹青、千載卷圖看。酸風咽。

臨江仙舊曲 大合唱

濟物終須憑俠義。何妨往事重陳。恒如鐵鑊烈如薪。熊熊騰火燄。粒粒療飢民。
好仗仁心生勇氣。犧牲寧惜吾身。世間無限虎狼秦。火傳薪自繼。飯熟鑊常新。

浪淘沙舊曲 大合唱

飯熟鑊常新。粒我烝民。恒將壯烈抵悲辛。看並寒梅花共發。著手成春。幾輩
尚迷津。只自逡巡。金城鑄出證前因。眼底恩仇須細認。肝胆輪囷。

附記

詞曲中有鑿括前賢或並世哲人著作。以入聲律者。如東坡以陶淵明歸去來。稼軒以南華秋水篇。鑿括入峭徧之種。邊數不能悉終。蓋由聲律之感人。較他種文體爲尤切至。釋典有長行。有頌或偈。長行等於中土之散文。頌或偈則撮取其要義。而以韻語出之者也。本劇餘韻一幕。竊師其意。以汪先生在清季謀刺攝政王時遺胡漢民先生書中語意。鑿括爲臨江仙詞。茲錄原書。以資參證。原書略云。一前函草就。復念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批評生人。此風大不可長。欲爲文以正之。使知生負委曲繁重之任者。其難固有甚於死者也。惜匆遽之際。爲文不能詳。然亦已簡括言之。煩登諸中興報上。卽

作爲弟之絕筆可也。革命之勇氣。由仁心而生者也。仁心一日不滅。則勇氣一日不息。故能毅然以身爲犧牲而不辭。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恆。二曰烈。恆乎烈乎。斯二者欲較其難易。權其輕重。非可以一言盡也。設譬以明之。譬之治飯。盛米以鑊。束薪燒之。鑊之爲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蝕。火不能鎔。飽受熬煎。久而不渝。此恆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担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者也。薪之爲用。炬火熊熊。頃刻而燼。顧體質雖燬。而熱力漲發。飯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既同種者也。夫捨鑊與薪。飯無由成。即取其一而舍其一。飯亦無由成。欲致力於革命者。亦嘗深念及之。則當度德量力。擇其一而爲之。不必較其難易。權其輕重。第視己力之所能爲而已。今欲舉革命黨人之有恆德者一人以爲代表。則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孫逸仙先生是也。今欲舉革命黨人之有烈德者一人以爲代表。則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史堅如先生是也。吾黨人欲於恆與烈擇其一者。其視此矣。而語其本原。則曰由仁心而生之勇氣」。(張江裁著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映庵詩十首 新建夏敬觀劍丞

元日雪晴

除夕雪開元日霽。射眸光氣迫樓前。屋山璀璨千家靜。冰海逍遙萬象懸。無力減
寒春枉早。強顏破涕世多遷。歲盤稍辦雞豚味。已過何曾一飯錢。

七日釋戡同年招飲。賦謝。並柬昆仲拔可擇一兩兄。

一飯相招挑菜節。海隅風日稍鮮新。烹熬得味出常品。文字相交歸至醇。語到艱
難先慰藉。誼於兄弟最情親。南榮坐久如重纈。籠鳥殷勤亦轉春。

碩果亭詩二首 閩縣李宜龔墨巢

立春口占

愛共梅花避路塵。縱無水石亦相親。一分寒雨三分雪。紅到梢頭自覺春。

曲徑依稀尚可尋。繚垣古木晝陰陰。辛夷無數堪回首。是我平生一片心。

遞盦詩一首 錢塘張爾田孟劬

有感一章寄謝榆生

欲墊蘆灰補不平。無窮霜露草間情。已撻大患憐身在。更踐危機覺命輕。幾見鸞
飄巢阿閣。空看蝶舞出宮城。天荒地變俱終古。未信逃秦是爲名。

雙照樓詩三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不寐偶成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無眠。夢迴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
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憐。

云。酖毒山川是建康。故末句及之。

張香濤廣雅堂集。建康雜詩有句

去臘微雪後。至立春七日後始得大雪。適又爲上元後一日也。詩以紀之。辛

巳初春

立春七日雪盈途。時過猶能澤萬枯。引領幾疑天雨粟。驚心眞已米如珠。花前鴈後思何限。薛道衡九日作詩云。立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月色燈光景未殊。最是老梅能耐冷。朝來添得幾分腴。

冰如以盧子樞所作山水長卷見贈。因題其後。

幼讀淵明詩。每作山林想。北江幽絕處。一舸數來往。他年任耕稼。於此得片壤。盡將青與綠。一一納尋丈。閒來取書讀。便在羲皇上。弱冠櫻世變。此樂不敢望。崎嶇塵土中。舉步卽羅網。偶逢佳山水。耳目始一放。蹉跎將六十。人事亦搶攘。登臨亦已廢。歸夢餘情悅。蟄居不出戶。自詭因鞅掌。漂搖風雨夕。白首空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賞。青山千萬疊。茅屋著三兩。苕苕俯洲渚。翳翳傍林莽。依依見樵迹。隱隱聽漁唱。蒼茫烟水外。天地忽開朗。川原相秀發。雲日同澹蕩。有如歷三峽。三峽謂中宿峽。香山盡見夷曠。揚帆泝曲江。晚翠接朝爽。爐峽。滇陽峽也。誰歎香光筆。盧子樞粵人。以書畫名。其畫筆與書法。皆肖董文敏。墨意清且暢。喚起兒時事。高詠衆山響。拊

手成忻然。畫餅真可餉。

趣園詩二首 太倉汪曾武仲虎

歲暮懷人

小病偏殘年。安心擁被眠。見聞無樂事。閒散亦良緣。歲暮東風急。春明舊夢牽。
。親朋久疏闊。一念一忤然。

韶華又及春。眷戀是平津。避地終無策。思鄉大有人。一出歸思甚切歸家仍作客。感主
爲留賓。居停劉氏堅留弗徙。老健寧非福。何須歎不辰。

黃山人詩一首 安徽黃賓虹子向

受鮎篇

武梁漢畫義皇始。探本休隆尙文治。山川今古出鼎彝。殷商質素閒陽識。攷藏精
審潘伯吳清篋齋。詫奇難得象形字。茲銘日受其紂辛。以酒爲池兇燄熾。鮎擎姐
已貌娉婷。飲教長夜尊前侍。手格猛獸專力爭。脯醢羣侯競予智。師徒攜貳驚倒

戈。樂工逋逃傷抱器。金甌漫云無少缺。沈酣麴蘖天同醉。玉衣化去鹿臺荒。故宮荆棘叢魑魅。異代興亡陵谷遷。蔦蘿終古枯藤萎。丁香鬼樣如豆人。溼暈生沙松柏翠。莫向昆明論劫灰。還從迂老窺清閨。持來一日三摩挲。畫情詩體兼道媚

。粉本柔毫禮鍔刀。晴窗諠墨供遊戲。

說文。鮎。小鱗也。且單一聲。同部文一字作鮎。陳籛齋釋受。肖形一女子奉卮當爲鮎己。一人踞左而受

之者是紂。器銘、圖畫、文字、與人名合。其或然耶。

萃錦園詩二首 北京溥儒心畵

游上方山詩

結茅傍幽壑。入門生遠情。千峯霽秋雨。孤館有餘清。灌木滋衆綠。奇芳表幽榮。鴛言采薇蕨。晨夕空山行。

衆木轉幽谷。連山上寒日。晨風吹天雲。微茫萬峯出。蒼蒼上方麓。渺渺征禽疾。盤盤望摘星。沈沈見兜率。暮色蔽丹林。鳴鐘發奧室。遐觀范陽野。曠莽秋蕭瑟。

橋西草堂詩二首閩縣李宣侗釋載

東坡生日。觴客草堂。異丈詩先成。次韻。

山廚肴藪雜前陳。笠屐圖邊集衆賓。豈爲口謀常有藉。極知髯也罕其倫。歐梅鼎
鼎名能並。舒李汶汶骨亦塵。換盡肚皮阿世好。景蘇今後恐無人。

辛巳滬寓守歲達旦

獨飲屠蘇坐草堂。去年風味未能忘。茲來守歲同妻妹。也覺隨時愛景光。雪霽南
榮頭漸白。寒逾朔漠世眞荒。窮檐鷓立望升米。忍索春盤向竈孃。

趙亭詩八首閩侯陳世鐸伯治

自利業村移寓三步兩橋。成四絕句。

傲得谿邊小屋廬。一車難借且租驢。是身朴野逾村老。防有人家寫畫圖。

村老移居
圖宣和畫

譜著
錄

上衣春雪正飛花。寒比堯年恐有加。一笑自煨牛糞火。任渠送炭向誰家。

太疎樓下多車騎。景趙亭臯滿草萊。公道尙存山一髮。兩家衡宇送青來。辦了添丁上學錢。牀頭無酒亦成眠。放翁宗法吾能得。左右枝梧且過年。

除夕得爰居閣主和章。次前韻。

嫋嫋地接水邊廬。還往何須跨蹇驢。別是歲除滋味子。燭花紅照祭書圖。黃羹圃除夕寫祭書

圖徵
題詠

飄零魂魄傍梅花。庾嶺迢迢思轉加。惟有個儂呼不返。兒童冬學放還家。登盤磊砢收江橘。上砌蒙茸翦野菜。穉子錯疑人厚我。敬容殘客入門來。長官分我買山錢。却買村醪換醉眠。斷送一生惟賴此。休論今夕是何年。

延嬉室詩五首閩縣黃孝紆公渚

徐武功山水軸。爲傳是樓舊藏。歌以紀之。

左堆黃金右白刃。日睨流血不轉瞬。是真宰相天全翁。隱帶殺機言不訥。武功恆云左邊堆

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者。真宰相也。冤獄少保世側目。報在金齒嬰險釁。是非功罪付青史。餘

事六法實時儔。筆有鋒穎沙畫錐。墨無餘瀋泥受印。長林拔地意瀟灑。峭壁參天氣巖峻。蠶蠶攢點藜渴苔。疊疊細皴紛亂髻。就山古刹足禪栖。到海奔泉儼朝覲

。哇町自闢造聖處。恥向古人乞餘餽。翁本工書素旭流。翁州四部稿。武功伯于書少所不窺。能詩歌。善行草。得長

沙素師米襄陽風。書史會要。武功書法古雅。名重當時。停雲一帖石未愁。文徵明停雲館帖。刻有海雲茶屏會飲口號詩一首。薪傳希哲乃宅相。

楊賓大瓢偶筆。明天全翁。真書學歐。行學米。狂草出入素旭。祝希哲乃其外甥。遂謂書法從天全翁來。比之敬元之於大令。藝苑崢嶸名自振。尋常赤牘尙

千金。似此墨戲見亦僅。隸家之畫與書通。用筆能拙善守駿。同時完庵當雁行。

意態翔暉攬千仞。署款正值投荒時。歲在甲申冠天順。藏弃曾經傳是樓。儼齋鈐

記矧可信。天壤流傳五百年。隱辨宮綾空刦燼。擘題媵以白毫庵。寶此二妙山齋

鎖。按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吳人。宣德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侍講。春坊諭德。擢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英宗復辟。拜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封武功伯。未幾下獄。戍金齒

。尋赦還。有武功集五卷。

胡可復松泉歌

山泉澆澆風泚泚。石上蒼龍松見抵。秋山靜好北苑裝。粗服亂頭罷梳洗。幾家幽構環芳林。烟霏乍斂精藍啓。數人成世足幽栖。木石爲鄰絕嗤詆。是中天機自欲張。攝取萬象眼不眯。筆如庖丁解善刀。目無大輒中肯綮。金陵畫派始三胡。宗仁難兄智難弟。介其間者茲白眉。猷以清剛爲主體。世人但解詡八家。溯源幾欲味祖禰。揭糞畫苑此大宗。尺幅竟可千金抵。窮冬急雪風怒號。京塵偃蹇百僚底。眼明邱壑動歸思。猿鶴故山當可後。欣然置酒例祭書。再拜陳圖三頂禮。

胡可復與

宗仁宗智爲金陵三胡。聯珠競爽。譽謫藝林。當明末華亭吳門派盛行之際。獨能不爲時習所囿。以清剛樸茂爲宗。取徑宋元。自關畦町。可謂弘毅不惑之君子矣。厥後襲野遺樊會公輩。皆紹述緒風。蔚爲宗派。窮委溯源。三胡實爲金陵八家開山大師。此可復松泉圖卷。用筆堅卓。元氣氤氳。皴石參用北宗。卽金陵派石法所自出。卷長三丈餘。用花青入墨。漬染山石。氣清而能厚。殆前無古人矣。窮陰殺節。朔風怒號。京塵十丈中。披覽爲之神旺。爰仿吾家羹圃祭書例。賦長歌以張之。

題李珂雪雲山圖長卷

今詩苑

畫家幾輩擅雲山。元章而降數彥敬。健者竹懶高世流。墨法精純稱後勁。暮年有子日肇亨。授硯傳書亦家政。展卷淋漓元氣俱。潑墨如瀋氣愈淨。雲烟滿紙天宇昏。萬木無聲風雨橫。力所不到神已完。意之所極筆自聖。獨標天趣師氤氳。能得山心極深復。傳家心法具真源。想見趨庭待溫清。立身坦蕩有本末。變服荒山隱名姓。十年超果廁寺僧。詭託空門見龍性。我思其人重其畫。尙友弈世還自慶。南宗法統此靈光。畫苑千秋大居正。珂雪名肇亨。字會嘉。號醉鷗。亦署爽溪釣士。嘉興李太僕日華子。高行卓志。少有重名。明季變服爲僧。名常瑩。住持婁縣超果寺。太僕爲浙西文獻家。畫名滿天下。珂雪濡染家學。具有矩矱。與趙文度齊名。其雄深雅健處。實遠過之。是卷墨法筆致。澤古甚深。比諸太僕。具體而微。亦猶虎兒之與阿章也。

贈今關天彭

欣然一見勝聞名。尊俎盤桓意自傾。四座回春憑酒力。片帆越海締詩盟。夢中樓閣神山遠。劫後林泉快雪晴。同是蟄園舊吟侶。十年重到定心驚。撲塵投分兩忘形。聖處譚詩見性靈。人物百年歸月旦。襟懷萬里納滄溟。座中舊雨聯今雨。天上文星卽客星。晁監風流遺矩在。藏山事業草玄亭。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味蕤詞三首 太倉汪曾武仲虎

多麗

似園詞集。限調哀江南。

莽烽煙。南雲隔斷鄉關。正年年摩挲銅狄。淒涼漢闕移盤。况巢空頻驚棲燕。更野哭徧訴啼鵑。華屋成邱。神州沈陸。忍看殘影舊江山。已荒了故園松菊。三徑幾時還。尋消息謝庭蕭索。雨泣芝蘭。記當初清歡俊賞。半生風月留連。繫荃橈西冷橋畔。訪劍石北固崖巔。轉燭韶光。飄零身世。酒痕襟淚付輕彈。只自笑及時行樂。猶戀古長安。依然是茶香琴韻。伴我衰顏。

離亭燕

和君坦

記得紅樓深處。兩兩瑯梁會住。翠羽欹斜憐力弱。飽受東風來去。巷口認烏衣。
知否舊時心緒。幾度濃雰悽霧。滿院落花飛絮。一縷春情誰許。別恨離愁慵
訴。往事莫須提。且把芳韶留與。

滿庭芳

前年約式之、仲恕、心奮、叔明、游拈花寺。仲恕畫松。式之題句。此日
重來。感成一解。

游目春郊。停蹤蕭寺。等閒恍出塵寰。滿庭芬馥。花氣暖鑪煙。靜聽松聲謾謾。
闌干外醉蝶飛翩。風光好。攜筇望遠。薄靄擁雲鬢。流連。回首處。王孫悵恨
。萃錦園詞客闌珊。式之已逝。便喚醒芳夢。鈴鐸驚傳。記得年時俊賞。鴻泥爪怕覓
。易主。歸來晚。吟詩讀畫。珍重舊因緣。

樂靜詞八首德清俞陸雲階青

浣溪沙

清露初收曉日妍。賣花聲過小樓前。攜來雙影鬥嬋娟。靜院迴風重入聽。舉帷
微笑宛當年。一痕春夢淡於煙。

浣溪沙

流水游龍日夜忙。豔歌齊唱踏春陽。羅衣還戀舊熏香。山鬼荒寒迎楚客。靈妃
離合感陳王。悠悠終古問垂楊。

浣溪沙

倚棹徐行斷澗濱。流波何處薦香蘋。杜娘殘鬢不勝春。傾海釀愁花釀淚。擣瓊
成屑麝成塵。四禪天上海前因。

浣溪沙

雪後登臨手一杯。夕陽殘粉畫樓臺。消愁能醉幾多回。飛絮已隨簾影捲。風篔
疑約珮聲來。繞闌行盡儘徘徊。

浣溪沙

風色寒林落葉深。天涯遙夜感羈禽。蒼苔行迹畫廊陰。
季女南山歸緩緩。郎君東閣信沈沈。扁舟煙雨十年心。

摸魚兒

故宮

數前朝江山幾姓。興亡千載何速。只餘萬瓦琉璃殿。結束帝王殘局。人寂寞。任門掩金環、風雨花開落。沈沈哀樂。想玉璽晨傳。漆車夜出。都付夢華錄。重舉目。換了嬉春繡轂。黍離誰問社屋。上陽宮女低鬟訴。親見棋枰翻覆。珠淚掬。歎老大無歸、冷澗湘娥竹。芒鞋躑躅。傍煙柳龍池。一枝折取。猶作舊時綠。

風入松

過吳門舊居

重重雲樹掩清秋。何處問歸舟。羅巾留得簪花筆。數行字百遍凝眸。青鬢年光飄羽。滄江身世浮鷗。閶亭西去艣枝柔。載酒賦重游。黃昏貪泊橫塘岸。爲當時

會傍妝樓。洗盡畫簾人影。一痕新水芳洲。

風入松

過西湖舊居

西湖不厭百回經。風日憶承平。畫船散後供幽賞。煙雲態百變陰晴。秋在寂無人處。詩懷盪入空明。鳳林重聽晚鐘鳴。壞壁認題名。牆陰一片苔衣繡。想拈毫曾立娉婷。搖落江天文藻。錢塘淒咽潮聲。

海綃詞四首新會陳洵述叔

珍珠簾

燈約阻雨

東風漂蕩燈如水。紅樓望、倦枕懨懨慵起。衾麝惜餘熏。熨舊寒醒未。染柳妝梅簫意懶。奈嫩約黃昏猶記。愁理。問凌波庭戶。深深能幾。頑老著甚情懷。便良宵花月。多時無味。楚夢總關人。教看春何計。絳蠟流塵輕換盡。况更說承平

歌吹。閒裏。恁過眼年光。空餘清淚。

慶春宮

人日。光孝寺謁虞仲翔先生祠。

雲約頽檐。春生殘壘。臘烽雁後方驚。人日題詩。荒祠懷古。去來不駐游情。歲華堪歎。翠禽語紅梅未英。芳辰惆悵。猶是花前。莫問飄零。茲堂在昔陳經。謫宦棲遲。誰分平生。無定風花。有緣香火。爲他一掃銷凝。問天何意。世多難。儒冠自輕。江山如此。依舊吾廬。風雨雞鳴。

浣溪沙

小港看桃花。午飲志園。漫成二首。

商略微波問泛家。人閒隨處有桃花。一回一笑老生涯。未盡懺除餘夢綺。自然珍重放年華。待攜煙語闕窗紗。

半日游情爛漫天。主人相惜爲開筵。浮生花底與尊前。愛酒誤花甯是計。君看

蛺蝶帶香眠。要遲斟酌共流連。

舊月簪詞二首 蘄水陳曾壽仁先

木蘭花慢

曩歲湖居。元夕花下作。

向玉梅花下。正佳節。月初圓。看交影枝枝。珠明欲淚。庭暖無煙。應憐。一懷
悽惋。算相看不負有今年。身在瑤臺十二。分明處士窗前。蕭然。鬢老有情天。
。杯底問嬋娟。甚雪壓霜欺。銖衣長著。如此高寒。芳緣。多生未了。着一分淡
冶不妨禪。滉漾湖光欲曙。破愁拚得遲眠。

漱碧詞 閩縣李宣侗釋戡

踏莎行

題吳湖帆夫人綠遍池塘草圖冊

縷鳳才名。彩鸞仙韻。玉臺蘭雪融心印。東風重返謝池春。千秋慧業銷磨盡。

惱帶鴛慵。撩釵燕困。西亭翠被柄香燼。丹青忍續斷腸吟。吳霜一夜沾潘鬢。

臨江仙

題淞雨吳謳圖卷

依樣江南山色好。卷簾人隔星河。鏡華空掩醉顏酡。未應訝小海。曾與託微波。
。欹枕檐花和淚墮。織愁爭覓龍梭。瑤京影事費銷磨。畫圖重省識。誰分此情多。

柳谿長短句一首雙流向迪琮仲堅

六么令

歲闌寒緊。夜枕無眠。爰倚此調寄感。

一枝人外。巢父安巢足。危樓半欹荒隴。且晚風欺屋。虛費熏爐獸炭。凍合何會
煥。蕭條愚谷。孤幃此夜。寒襲重衾睡難熟。又是陰陽催換。歲暮繁憂伏。笳
鼓暗急邊愁。戰伐千家哭。城郭而今頓改。遼鶴空驚目。哀箏偏促。無情商女。

猶唱當時後庭曲。

殢香館詞四首義甯陳方恪彥通

陌上花

東風換了。花光涼節。謝娘池館。漫熨春衫。猶認酒痕輕淺。那時小檻追歡處。一徑蘼蕪堪翦。奈芳盟幾許。瑣香金篋。寄情都懶。歎年涯荏苒。銷磨綠鬢。夢醒碧山鐘板。兩袖霜華。送到月明秋坂。玉樓十二驂鸞去。愁共彩雲天遠。但劉郎病後。鳳帷深下。夜長思遍。

虞美人

西壩作

平田汨汨鳴溝水。風颭秧波靡。前山過雨後山晴。門掩槿籬翠滴溼衣襟。江村三月鶉啼去。不放殘春住。野棠開過斷橋西。且忍伶俜歸夢莫教迷。

菩薩蠻

和子栗黃陵夜泊

蒼巖蘚壁凝陰鐵。煙蘿縹緲愁猿絕。皓月迴孤征。江流石有聲。叢篁湘淚浥。
灘轉哀湍急。客枕倚中宵。明朝雙鬢凋。

浣溪沙

錦瑟流塵未忍彈。門前春水燕飛還。高樓羅帕有新寒。故國飄零迷影事。美人
清瘦罷朱鉛。看花對酒不成歡。

影騰騰 我時惟與我相應會也不曾會古人祇是今人澹抵多少結水銷冰已覺餘年易
遣須知此夢難憑

又送姚雪菴明經北上

嶺梅早晚喚東風冰解北江空漸行漸被春圍繞難遮眼淺白深紅記得河間高柳綠陰穿
過天雄 短鞦長耳醉香中雙闕日曛曛一回踏到無人處杏林雨依舊纖穠聽聽賣花聲
裏阿誰買着青松

又元宵雨二首

幻龍吹雨作眞珠巧鬪玉蟾蜍殷勤散入閭浮地依然是決溜穿渠李靖未堪乘馬阿香不
用推車 晚來勝賞竟何如黑海倒天樞潮頭沒卻三山頂誰行遣跋扈鰲魚澹墨洗開滿
月滄波踏破毛驢

又

潑天風雨又黃昏寸碧斂無痕清寒不作清寒相偏追取燈月離魂準備精明心眼擘開混

沌乾坤 一輪未吐問誰吞此相此間存行船走馬三分命真如幻交付兒孫火裏翩翻華

萼峯前豁落雷門

僧有爲行船走馬燈者童子或放花炮以戲

又張懷典傳宣初度

東方玉帳一星明劍佩百花迎浮邱笑揖蓬萊客春光裏歌管兼清座上風生珠履盃中露
濯金莖 凌煙姓字冠羣英燈影耀雙旌門前舊是長安路南山翠五色雲擎國老一中書
令家聲三受降城

又登吳城近湖樓

望湖亭下水全收橫側露平洲晴霞遙借空中色帆檣影天影同流遠際欲騎黃鵠近時誰
臥丹邱 古今話柄付閒鷗提起不禁愁風波生處風波老風波病抵死難休只箇浮沉鼻
孔幾多開合眉頭

祝英臺近 惜春

懶紅疎勤綠密傳箇甚消息楊柳含情故倩子規說說時不管人愁淒淒風雨向病裏十分

狼藉 眞堪惜曉得春有歸期憑欄望蝴蝶枝下低迷欲起翅還濕是誰管著春來催將春去長只是送春無及

金人捧露盤和楊苑秋海棠

有春情無春力避春叢漏秋光一線春工何人得似朝霞臉際澹眉峯布帘茅舍當墟立隱約纖穠怕風侵羞日炙憐月映愛煙籠還遮掩碧蘚重重又如高士逃名削跡倚牆東卻將眼底冰霜色散入輕紅

又本意

看金仙斟瓊液寫珠光奏疎松隔水笙簧南山初見東籬菊蕊泛秋香一痕新月傳霜信欲報重陽撫蒼筠俛翠栢論豹變憶龍驤人間夢誰短誰長華堂客醉睡鄉深占白雲鄉方瞳更洗絳囊有百琲明璫

驀山溪次辛稼軒一邱一壑韻

直鉤釣澤魚莫欺吾拙揮手謝浮名達生者能全至樂小人君子隨例不堪爲不爲己不爲

人此意涼於月 儘他成佛見矢須拋杓老自逐生來一抔土漫勞巧說我甯作我便與我
周旋十箇竹半間雲有夢休尋覺

又雄州呈孝山

畏途長串熱甚黃茅瘴纔入古雄州眉與眼同時疎放此回過嶺迎著北風行紅染葉雪翻
毬月湧梅花浪 十年正念公在丹霞上我自別公來了未了難呈伎倆便爲逋客客且索
人逋一不作二無休恰好經三藏

又別韶陽

好山好水舉手殷勤別草木幾衰榮伴辛苦老僧毛髮上流念念如放下流燈只流去不流
回莫與旁人說 還如萎菲舊圃難重入脚屐破麻鞋有一隻須拋兩隻小詞留謝何以謝
吾詞滴水淚斂山眉厚意深相悉

又謝仲錫憲副

枯魚寄東歸計都休問隱浪盼車中身一尺水無一寸何來長者傾倒激西江乍鼓鬣更揚

鬢綠玉澄潭近 舊遊相勸遞世應無悶鯨海息風濤與一塢白雲同靜推公才略乘馬布
甘霖煙結穗露垂珠散作天花陣

又從章門扶病還丹霞喜與樂說辯弟重見

餘生偷得生亦無餘想沒興砥狂瀾雙吊在眉頭心上芸人舍己兩地各拋荒澗水曲樹雲
深壁立辜丹嶂 凝冰焦火自愧人難傍歡喜一團春羨玉友溫溫德量住山本色雕琢不
容施事有盡意無窮隻手煩回向

千秋歲引壽青原藥地長老

金粟前身玉堂遺老寒月孤懸衆星小北歸夢隨海上斷西來意向庭前了雨巖花玄亭鳳
輕輕掃 九帶堂邊無一少七祖塔中休再討且把枯荆總靠倒枝枝露交翠羽蓋重重影
納摩尼寶一千年佳山水供之遶

又解虎錫監寺六旬初度

花甲初周明辰又起誰見循環有終始珠光映如滿月白衣痕覆出前身紫萬年基千秋寺

一回耳 舊日天龍曾豎指編貝如新四十齒笑撫後來皆我子方輿眼空泰華峻百川心
爲滄溟死吉祥門歡喜地長留此

又壽修憲長奎菴

菡萏留香葡萄醞綠一朵卿雲冠蒼玉黃麟舞歸棘木下青鸞歌出瑤臺曲秋水觀海珠弄
涼風足 三十三重切利福九百九策閻浮祿未敵神倉一莖粟勒碑不隨陵谷變降嵩元
與煙霞熟喚松喬排梨棗調絲竹

江城梅花引病中強步

把條拄杖瘦稜稜問能行未能行恰似荷筒載雨蓋難擎又似點燈風便起似春裏一層層
履薄冰 薄冰薄冰太零丁水上萍秋後蠅立也立也立不久心似搖旌坐似傷弓鳥落怕
弦聲何似垂簾還我睡蝴蝶夢到花間一樣輕

醉翁操風泉

清宵初朝誰調此雲中簫韶琴心未生流泉挑微聞隱隱松濤風漸高千派度平橋聲不移

情情自消 早來磴礧忘讀離騷夜深鶴睡時有吟猿獻嘲竹或爲之徐敲花或爲之輕飄
誰同予寂寥予同誰逍遙獨樂在簞瓢隱欲留人人莫招

意難忘 孝山寄至沈雲中文宗淨檀賦謝

文虎文龍慣吹珠作雨嘯玉生風揮毫天地壯灑墨海山空雙眼下幾人逢孤月衆星中間
有誰煙霞透骨邱壑藏容 別傳更說衰翁會搬柴運米種竹栽松水雲情自遠香火夢還
通憑五馬到千峯如賞爨餘桐也不妨黃鐘瓦缶異曲同工

又悼雪菴

如見神姿有經翻花影水裊煙絲春針雲峙笠秋顆雪流匙知卽得得非知著眼便參差我
與君從來脫落何假相思 因緣各自隨時儘兒郎鋒捷理上生癡青松雖似讖白髮尙容
私三世夢一編詩去去不消辭更莫疑遭霜柿葉帶雨楊枝

雪菴之子自縊請代父死 予送雪菴
北上詞云聽聽賣花聲裏阿誰買着青

松近詞
讖也

又朱廉哉明府初度

一曲笙歌倚凌江浩渺庚嶺嵯峨掌中擎妙喜軸內展彌陀香結穗韻交柯白月暈青螺又
何消西方公案證據東坡 人間好事誰多有冬懸愛日春滿澄波清涼無異國安樂自殊
窩卷雲海挂烟蘿烏兔任拋梭且看取蓮花百丈陸地金河

滿江紅 和沈石田諸公題宋高宗賜岳飛手敕

有意回天到此際天難作主憑天去補天何用射天還許那得官家堪倚仗從來信義無儔
侶看繡旗當日刺精忠今投杼 航海恨君自取奉表辱君自與便風波沉痛不須重舉遺
廟尙能餘俎豆故宮早已空禾黍是男兒死只可憐人誰憐汝

夏侯橋沈潤卿掘地得宋高宗賜岳飛手敕石刻裝潢乞諸名士題詠惟

石田衡山弁州三詞甚著

又

遺敕堪題借筆舌暫消孤憤世路上不平何限拔刀嫌鈍北向枝空人已遠東臆事發天還
近各回頭忘卻往時身長留恨 柴家詔誰詰問錢家土誰爭論更自家秦魏誰生仇釁半
壁江山如有舊中原臣妾初無分料將軍會結捨身緣忠須盡

或謂周世宗家孤兒寡婦久假宜還或謂高宗爲錢武肅後身以太祖之

後爲子皆天道最分明處業力所牽誰能自免卽盡忠一念不隨生死遷流者每有宿因特改頭換面不自覺知耳

又大風泊黃巢磯下

激浪輸風偏絕分乘風破浪灘聲戰冰霜競冷雷霆失壯鹿角狼頭休地險龍蟠虎踞無天相問何人喚汝作黃巢眞還謗 雨欲退雲不放海欲進江不讓早堆塹一笑萬機俱喪老去已忘行止計病來莫算安危帳是鐵衣著盡著僧衣堪相傍

又偶題

老逼人來老不盡獨清獨醒祇這是能招衆忌能生孤憤剩水殘山猶自惜急鳥速兔難相等聽中宵一鼓沒絃琴聲淒緊 委曲事儘又儘決絕話忍又忍歎愚智同欺剛柔同狠慰我望乎非所望得人肯耳何時肯拚此心不與劫俱灰休教冷

又小除夕自壽六首

五十知非又五十今朝過七龍鍾樣半醒半睡忽寬忽窄鶴髮鬢鬚誰會染豆皮彷彿曾相識好多年不見沒毛驢騎驢覓 當時失非狼藉此時得非收拾做葫蘆一纏鴛鴦雙劫少

卽輸人贏得老老還累汝呼爲賊念多生有句可憐生如膠漆

又

陽錯陰差是妙喜如來無動眼不眨難尋始末喚誰迎送一幅丹青千載事十方世界三更
夢看小兒去病恥爲家吾安用 錦山水修職貢文龍虎供擒縱向無生路上風吟月弄免
得明湖重放鶴須知韶石曾儀鳳問老夫片葉泛滄浪何人共

又

十載丹霞沒兩載偃松倚竹全受用穿州撞府抗塵走俗遊客生涯詩與字叢林太計錢和
穀也不消辨取濁中清清中濁 赤脚子須趕鹿穿靴子須吃肉與王郎笑罷圍棋一局此
樂有時偷不到是誰著枕眠俱足怪眼晴明處易關心甯爲腹

又

我不尋他有底事他還尋我冷地裏一絲纔動萬重難鎖破出塵中經一卷開消筆上花千
朵笑當初口舌得官來眞齊虜 生一念物物左死一念頭頭安信老鷓囊撲大蟲紙裏客

好談些淺淺話夜寒撥著深深火算百年三萬六千場誰能那

又

此日吾生墮地後安居蓋寡排比煞身宮命主遷移驛馬強項不愁豪帥斷頑皮可怕金吾
打剩光光一箇配軍頭蕭蕭灑空已定行兼假聾已定行兼啞喜柔能繞指圓能合瓦眼
曉有毛難結網鼻梁無肉還成鮓把骷髏長作唾壺敲風風雅

又

臘裏迎春想眉際白光東照誰投我冷雲凍雨冰天雪窖崖上饑鷹呼似鬼村中寒犬啼如
豹死灰堆摸著老頭陀嫌同調小除夕祠行竈大新歲燒紙炮倩孤舟粧點暫時熱鬧果
磔茶盃賓主話小鑼碎鼓兒童笑惡風波觸處便爲家家方到是日立春

又雨中獨上滕王閣二首

如此清流洗不盡多年退筆全堆塚新新故故零瀝剩葉才子欲來風自送老僧未至雲俱
集問誰交心眼入寒空西山色有同樂無人得有獨樂無人說料孤標但許扁舟橫笛鬪

罷方輿蝸兩角叫低員蓋樓千尺待長驅雪浪卷含鄱披篋立

又

無主無賓底事發登臨野興偏藉手淒風苦雨引人著勝江上數峯青易隱雲中一點紅難
問是衲衣四序總差排行冬令 廢復舉丹青映止還作笙歌競只滕王喚煞至今不應十
里帆檣徒見笑半肩瓢笠奚奔命遶簷楹一字一談空誰能聽

又贈屠仲杰

豈不英雄到這裏全身放下有一副平霄遠步曾城逸駕清磬幾聲迴噩夢醞茶三盃勾閒
話看黃河九曲泛羊腸搖頭罷 風過也呼牛馬雲過也繙書畫與五香八法團圓高雅火
宅蓮花能自擢棘林敗絮休相罣是常啼也合賣心肝誰訓價

鳳凰臺上憶吹簫壽肇慶史庸菴太守

散錦成山擲盃浮水眼前無限春光有大夫風教短日俱長笑撫民間雞犬生脫化帝所麟
鳳誰兼取政存兩漢詩過三唐 思量爲雲出嶽人世上藩籬豈免迴翔念古今綿邈洲島

蒼茫欲奏咸英微唱也合得風月平章休輕負萬年枝畔酒熟花香

又壽韶州馬子貞太守

韶石聞韶錦溪濯錦紫雲飛下瑤京正清和時節日至川增聽得人歌來暮天上也玉版鐫
名慈深處明懸秋月威折春霆 風行一時草偃賢郡將勝於十萬精兵想繡衣廉訪譽滿
持平薄海他年無事有如此神化丹青早同我千華臺畔覲面相呈

又譚閣仲八秩雙壽

一室藏袁八旬行呂殊方恰似同心看垂綸更淺開戶還深拳得金芝幾寸渾煉就鐵骨千
尋重相羨才分連璧道合投針 微吟五噫莫和有德曜齊眉未乏知音笑乾坤如芥何處
登臨又道衆山皆響難側耳休理瑤琴元無動春光自古秋色從今

又壽羅繡九長者丹霞施田檀越

香積傳餐淨名持鉢一時四座俱周讓寶田歲入無盡春秋配與微塵甲子增減劫粒粒全
收休提起南山碎礫東海浮漚 行籌團圓相喚做白石仙人爭肯低頭種北洲粳米方寸

平疇爲探溪流發處拈不出非發非流纔知是長空萬古風月扁舟

水調歌頭重陽喜雨

今日是何日春色向秋開憑闌早起一望深雨滌浮埃天在妬羅綿上地在水晶宮下倒海
散珠來何必搏風翼已坐妙高臺 况田家謠甘澤更悠哉人生底事不樂境外强差排一
座南山蓋卻萬頃西流截住眼與耳俱埋不作登高去雞犬也無猜

又憶螺巖霽色

好雨正重九不上海山門螺巖卻憶絕頂霽色滿乾坤少得白衣一箇贏得翠鬢千疊羅立
似兒孫獨坐可忘老何用更稱尊 龍山會南徐戲共誰論古今畫裏且道還有幾人存便
拂六銖石盡重見四空天墮此處不交痕遠水吞碧落斜月吐黃昏

又送增城二尹李世鼎之福清令

吳嶽五峯壯其氣落人間盤根又見仙李擢秀自長安會到紫雲溪畔更向紫雲洞裏異骨
渺難攀試問雙鳧去珠海幾時還 三載後三善政冠三山介夫老叟且來亭下聽春班一

塢蟠桃共飽百尺龍江同醉鼓腹萬家歡滿眼流民淚我也爲他乾

鄭俠福清人紫雲洞班春亭蟠桃塢龍江橋皆福清地紫

雲溪在增城

又送仁化令張吉甫還平原并壽

唱得歸田樂達者有餘歡枯楊落盡黃葉折贈也無端曾向錦溪十載手植名花千種不用
合還丹早被罡風使隔下使君灘 人矍鑠地寬闊沒遮欄南山誰射猛虎相趨跨雕鞍笑
顧干霄玉樹拂落橫天珠斗牽率舞盃槃好箇含元殿切忌問長安

又病入雄州承諸君子慰留調治次辛幼安宿博山寺韻志謝

樹上烏白鳥草下白頭翁春來媽紅柔綠何得在其中啄雪匡山旣病著雨章江若死反老
便成童不意過梅嶺兩脚罷捎空 飼黃花開巾笥煞情鍾未知仁者底事護念比雲鴻爲
說鸞皇國裏見慣二蟲老醜養活任西東舉手謝公等此道古人同

又廉哉招同聖襄魯城四其茶集罌粟花下予方還山倚棹赴之題此卻寄

人事日偏側老態日拘牽扁舟一葉我欲撥棹泛蒼烟長恨春歸無覓何處相逢一笑擁出
萬嬋娟心在桃源裏身在洛陽邊 暖明霞寒翠玉共留連殷勤別話未盡都倩此君傳但
得罌中有粟不羨花王花相開落自隨年一枕蝴蝶夢一曲鷓鴣天

又罌粟

我已名飯袋汝復稱米囊兩家相視而笑同道好商量只我塵中蹭蹬看汝風前娥媚相似
不相當巧沒兩張口拙也一條腸 枉分別檢題目做文章侏儒絕叫九尺四寸漫昂藏遮
莫千人自廢大抵半旬不食立地到烏江喫了須更喫此樂未渠央

納僧名飯袋子
罌粟名米囊子

滿庭芳壽黃端四內史

澗綠浮藍峯青冒紫高秋深出重陽慈闈日永先進九霞觴玉樹金芝繞砌更如雲珠履盈
堂遙聽得歌翻雪苑綺繡夾笙簧 人生誰間氣錐呈毛遂箸借張良便功存海甸興託濠
梁一自情連秀草長分取松檜餘香相當處南山濃翠特立傲霜黃

又滇江春下用瞿宗吉韻

柳濯烟絲杏熏露粉韶華著處勾連錦溪南下一箇小篷船點勘半生心事空留愧夜蛻朝
蟬還驚起雲濃日澹寒掠老人肩 賓筵初秩秩終須雨散略放風顛况病魔蹂躪羞乞餘
年苔面落花葬好吾何取制底長眠閒成笑青山倒卓頭上不關天

梵語制底
此云塔

又壽方覺廷長者

水影啣山花枝襯柳德門重慶添籌方瞳兒齒右拍喚浮邱少伯抽身自晚五湖裏早泛扁
舟還堪笑逢君卜式捷徑取通侯 清修頻市義俠能折券謹不登樓有珠蘭玉筍鳳沼麟
洲曾見白雲黃鵠相將過緱氏山頭生增上毗耶一鉢七日異香浮

又喜李鑑湖山主至

三載來期十年斫額今春始見珠江開眉一笑顏比昔人蒼世路不堪回首車輪轉薄似羊
腸塵勞侶隨時歇去心地足清涼 相當成二老到家消息信有西方算我遲展鉢君早開
荒眼底水雲寬闊休追憶夢裏羲皇松筠晚蒲團茗盃深坐共焚香

又壽周曲江退

異撰金華仙標玉樹錦衣新報裁成五絃三奏重聽鳳凰鳴一朵芙蓉秀出雙江影露擢烟
擎虛堂靜焚香隱几卷帙有餘清 風行公事了鶴翎秋老蕙葉春生是人間毫素天上咸
英誰釀南山松液銀河寫北斗全傾冰霜外千華遶邑欲譜不知名

雨中花慢送戴怡濤別駕還高涼

日映芙蓉雨滴梧桐詩情全在高秋記海鷗泛泛會傍仙舟攜得錦溪孤嘯同開穗石雙眸
奈一聲過雁掠雲西去目盡登樓 人間誰信官無可樂貧不須憂也應怪金盃玉尺獨唱
難酬且喚東山棋客試將丹灶閒修不知天際除書到日催上忠州

又壬子元日

舊雨新雲新雨舊雲綿綿密密無休只掩關高臥此樂難酬心似不萌之草身如獨釣之舟
問往來何事拖泥帶水覓甚蹤由 帆城一片珠江一串不知誰放誰收願照取七人八穀
春滿靈洲直上支公縱鶴迴翔海客盟鷗眼前落得青山掃跡任運沉浮

漢宮春

王仲錫僉憲剿盜殊有方略今山海安行爲贈此詞

玉帳陰符自月明智海雨潤悲田潢池弄兵未已腥逼蒼天風行雷動化鸞鳳略借鷹鷂誰
敢試冰心鐵面寶刀不識金錢 最愛昔人鵬鷃只渠魁殲了耕市依然從今梟鷲罷嘯鱷
愕收涎前歌後舞有雨花深擁樓船應記取乾坤整頓麒麟已占先鞭

又尙永言都統過海幢垂顧病榻賦謝

貴胤天來看風清鯨海月淨靈洲麒麟閣上自許未數通侯還乘暇日把三生悲願兼收今
朝見海幢車騎天香寶蓋同浮 卻歎衰容潦倒擬談新道舊情緒都休誰知密移雅步竹
逕尋幽下交不瀆古人意勝出時流凝望處晴波潏灩畫船遙映層樓

又壽洪藥倩水部

七海浮金見蓮花五色爛熳香風飛仙挾策至自希有之東纔生頭角九萬里絕跡行空天
醉也利藏龍劍韻成徒應鯨鐘 料道人間草草只杜門課子酒盃詩筒興來血乾白鷗髯
拔蒼龍野雲修枕漫相猜澗雪山松誰動得春光過眼年年姹紫嫣紅

天香樓賢石鑑兄以舍利十六粒畀予供養

七寶流光五雲結蓋如來最後開示湧地爭奇憑虛集瑞今日掌中初試分形應念因甚得
空空若此鐵質銀文有塔珠明玉清誰置 層層露盤霞起似八對聖僧飛至喚我錦溪無
蕩雪山無滯又似爛熳星斗兩對四天人繞慈氏樓閣重重一聲彈指

又方大林大任以瓊香山子見施志謝

道樹生香如山表法飛來重挂一角何取玲瓏全非混沌別有天然秀削今朝入座記五指
雲端翻落枯木堂前無比梅檀會中不覺 海幢頻看修供爲丹霞捨身還諾又伴筆牀茶
竈書燈芸閣念我梅花嶺外經藏子孤蹤蕭索珍重千聲相從行脚

燭影搖紅 寄答毗陵鄭素居

老友新詩拂開病眼如重見秋聲未逼非梧寒早有征鴻便卻憶風流雲散到匡山猶懷一
飯芒鞋幾緬十八年間影穿飛電 力盡丹霞近來不比當初健白頭心事已無多邱壑難
藏面說有林泉小院又說有主人深眷也須圖箇密坐雄談迎歡送倦

來詩云家季有精廬田園
剛十畝宛在水中央松柏

間梅柳有僧曰爛如灑掃待公
久千里命相思願公勿我後

醉蓬萊老人星和柳耆卿

正秋分氣爽明月重輪老人星現萬里山呼繞未央宮殿几杖尊賢膏梁敬長自上天申眷
南極光中東王玉珮西王金釧 北闕垂衣慶雲深處一道同風四兵無戰鼓腹行歌喜百

年清健三祝堯仁五絃舜樂願從今長見歲歲羣臣花牋綵筆霞觴同獻

花菴詞客云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

老人星現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為樂章內傳屬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作醉蓬萊一闕云漸亭舉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鬱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絃整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既奏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釋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進用予謂朝廷用人自須觀其識度耆卿此詞從不在經世上著想曉風殘月詩酒排場元只堪付與倡條治葉耳仁宗豈以觸諱而不憐才耶因別之以見應制自有體裁首從時令入題次及致此之由歸之上天申命太平有象民被其麻臣同其樂蓋誦聖之詞未有不合言天人者庶幾理事無失耳不計其工拙也

聲聲慢七夕

火雲洗露金氣橫空銀河滿注寒流此夕爭傳天孫暫詣牽牛新歡未消舊恨又一年新恨
重收忙不了是拈針暗禱女伴登樓 誰信蜘蛛狡獪將寸絲送喜賺轉眉頭有巧能分何
如自解離愁西風為憐塵夢倚梧桐片葉驚秋纔凝望鈞相思拋下玉鉤

又次易安秋閨韻

不知何事頓在眉尖倚闌長是慘戚難吐難吞自也難傳消息天邊雲頭風角雁飛遲葉飛還急香篝畔鏡臺前彷彿夢中曾識影在花陰重疊掃不去只把柔心生摘怪煞雙眸深夜不隨燈黑寒蛩更催苦淚漏聲聲膽漿同滴這愁字也沒箇次第寫得

又賦得壯心不已仍用易安韻

譬如利劍斬卻形天至今猶舞干戚童見長新誰管甚時休息流光未覺電駛漸老來漸看漸急如意舞唾壺歌此意少年怎識白髮無根自出公道煞忙裏偷閒勤摘變白難成且喜此心成黑乳餅雙擎海水紫瀾迴不消一滴這骨石便沒箇收拾也得

又鐵樹宮已火

地能畜水吾不爲魚恭惟天憫人窮永奠洪都會傳鐵樹遺宮猶聞百靈呵導泛仙音鶴唳喬松誰便說飛昇徒有術濟世無功還憶旌陽作尉只愛民如子帝座潛通火烈傷慈多應道不相同忍將石闌埋礫怕長蛟殘虐成風呵壁問悄無言都似啞聾

八聲甘州留別阿字無兄

歎離情一往一重來可似海門潮已千秋期許十年建立兩地憂勞又道如形伴影彼此不容招底事扁舟上回首迢迢待向梅關北去倩賓鴻寄語雲關天高想聞聲欲下轉眼失鷓鴣更有時連牀續夢怕冰霜折斷歲寒梢晨鐘起添些風雨相助蕭蕭

又中秋月下懷煥之

早來時幾陣雨翻風欲壞我中秋漸濃霧斂跡碧嵐舒眼明月當頭不見山河落影空照一天浮何處堪長嘯無伴登樓况值離情如醉歎臨深望遠吾道悠悠挂一帆西去江水只東流待相期良朋抗手奈孤心已共片雲收年年是相思此夕夢到靈洲

又九日

遠峯青數點澹窺人相喚出虛堂到層樓高處雲隨日暖水接天涼四望寥寥今古獨立此中央欲搦書空字雁斷衡陽倚薄東籬翠萼且眼收太白菊放微黃儘同牀各夢雞犬漫商量問一回茱萸重問問鬢毛禁得幾回霜風塵裏無人到底未怕疏狂

又雪阻釣魚臺

破船禁永夜又頻煩薄袂拂冰花把篷窗開處雲推雪墮風攪波拏直幹枯楊幾點站煞欲
飛鴉極目炊烟斷此地無家 且盡一盃薑橘擁孤衾坐對旅雁寒沙恰詩情客思管領在
天涯擬重尋釣臺高士有黑甜餘夢鎖蒹葭全收起月鉤霓線豈問魚蝦

又臥疴初起將還丹霞謁別孝山

算軍持頻挂到於今已是十三年便龍鍾如許過頭拄杖緩步難前若箇喚春歸去高柳足
啼鶻有得相留戀也合翛然 况復吟牋寄興似風吹萍聚欲碎仍圓只使君青鬢霜雪又
勾連歎人間支新收故儘飛塵赴海不能填重相惜後來還得幾度相憐

又輓陸未菴太翁

恨西飛白日有高山不解繫長繩憶金門星隱詩壇嶽峻酒政風行斫得漁竿尙綠滄海起
紅塵俯視青冥下一朵雲擎 叱馭樓邊痛煞賦歸與未遂心指徒驚正慈烏啼切鶴唳已
銷聲讀遺書經綸難斷想再來端爲致昇平如今是扶筇眼倦脫屣身輕

玉蝴蝶憶菊

已近重陽時節更無風雨碧老遙天雁陣一聲林杪影隔疎烟暫垂衣苔浮石畔還倚杖沙
淨江邊是何人南山照眼把菊悠然 從前鶴翎自翦爭先不到萬卷休傳買斷窮秋水雲
偏解惜餘年豎掃空獅頭十指推敲倦驢背雙肩恰相應高松置鼎活火輸泉

鶴翎爭先萬卷皆菊名

又大雨候孝山不至融谷至

不是烟霞生客無端畫斷畢雨箕風正好泉穿危石霧鎖深松再來人徘徊江上三到話寂
寞林中意相同浮沉五馬離合雙龍 怱怱籃輿跋涉一番勞苦片刻從容後約前思煩將
電影照萍蹤南北山關河疊疊東西水雲樹重重插天峯折枝楊柳高似芙蓉

天峯南雄山芙蓉韶州山

又袁四其鄭魯城二廣文入山即事

別有方舟直上聯翩二妙攜手登臨試看山迎清峻水獻遙深一枝筇欲添雙翼幾繡屐更
結同心可知音風生虎嘯雲起龍吟 蕭森奪人奪境眼睛換了信息平沉夜色初回朝霞
一點逗遙岑忽輕身松筠異撰還挂脚桃李分陰肯重尋榴花吐火梅子垂金

雙雙燕詠燕

花前又見問昨歲雙雙悲秋何處不忘舊好且作今年新寓約略塵封繡戶欲去也低徊難去依然遶柱翩翩豈俟主人分付 應慮春風春雨更慘澹經營莫教擔誤簾垂春暖可許兒家長聚儘似天孫機巧多只有一年一度未知明歲重來能得畫堂如故

瑣窗寒

次孝山過龍護園觀庭前梅樹

記得冬時寒苞未坼小如寒豆歸來忘卻病後眼將眉覆鎮支離欹枕下簾打成日午三更候聽金聲忽擲錦箋初展珠泉重逗 清瘦微吟罷覺果熟香生枝傳幹授深巖陰雪怎比晴光和厚爲空庭分綠出青後來長見今捋手便呼他太守梅花一樣松風透

東風第一枝

韶陽得孝山書

切切歸心淒淒寒雨盈盈帶水天遠故人一往情深孤舟屢迴夢淺韶陽問訊見細札十行留念更相期江上芙蓉新柳共開青眼 已題句雲爲風捲重舉棹山爲水掩閒將小令微吟未覺長懷易展沈郎又說近有朵將離欲翦待殷勤分付春燈鬪取花生瑯管

又辛亥元旦自松樹灣發舟同王煜瞻

僧入非家船牽泛宅門前錦水西注山連野燒分風雲開墨痕挂樹今朝相對第一日舊歡
新聚好從頭數到來春歲歲與春同住 三巖上近吹花雨七峯下遙聞法句茶槍翠擬開
旗菜甲青傳切縷客歸指畫霞標建赤城起處且莫辭邱壑從容不少乘流飛去

又梅花再開

蜡索西谿燈連鄧尉一花誰定遲速多情自喜多才憐人賞心難足丹霞至後有開斷寒枝
重續想巡簷待我歸來笑解秀眉雙蹙 一瓣瓣細鑄香玉一線線澹攢金粟深勻點點檀
紅巧勝飛飛萼綠冰霜妙用故抑勒嶺南松竹儘唱殘白雪高歌再鼓陽春一曲 西谿梅盛于臘月鄧尉盛

於正月相去二百里氣候不齊如此嶺南梅盛於長至辛亥正月還山見三巖梅花大放怪而問之山中人云長至已開臘月大雪後松竹枝條多折惟此花更開尤盛亦異事也

遶佛閣和孝山遊丹霞

赤城霞起清溪練淨紫蓋天倚華葉嚴麗溫涼二水神龍到今洗大雄觀體樓觀錯寶邱壑
散綺密石雙靡曲廊小徑如網之有紀 夜月落晨磬樹杪雲泉流瀾瀾下下高高重重疊

疊裏憶妙喜輪擎慈氏門啓金猊玉几看百轉千迴露肩脫屣歎風塵浮生餘幾

又詠丹霞

一時稽首何年長老露頂舒肘煉石脫手驚波奪路崩騰出江口紅螺怒吼龍尾疾舉魚貫
齊走截岸而守虎牙鹿角縱橫畫奇耦 寶蓋逼霄漢深密埋符正壓紐背負屏雲指麾豁
落斗獨上大雄峯千騎擁後連岡疊阜鼓節間鐘聲精嚴細柳護宗風地長天久

和玉田詞補篇一

孺和玉田詞以蒙盒促同作和白石淒涼犯詞起興也時正讀玉田詞而好之蒙盒既雜和諸家成吳絲新譜孺遂專和山中白雲於前卷秋詞如干首之外更有所作補錄於此

念會易孺并記

淒涼犯

蕭疏更問秋來瘦鬢邊無謂閒緝殘霞易暮秋鐙何計褪紅摧碧詞懷怨極未抵霜蟲又急是依依前宵皓月猶爲照顏色 小病妨清課買菜歸來雨泥霑屐場衢十里有誰人不爲賓客激烈堪憎總渾忘桓伊弄笛幸八千里外鄉訊尙見得

徵招清齋裝成兼葭樓手書詩冊命題

損懷初覺相逢晚弟我平吾年甯少死亦戀京塵累江漚愁抱劍霜非浪拔應獨向王郎寒照舊句如煙舊情如水故人都老 樂府已消沈聲辭豔恐被大文匿笑劫景脫濠堂遇英

靈幸早弔猶三獻玉須忍住兩行淚小

賈長江古意眼中兩行淚會弔三獻玉

誰人趁暮雨西崦坐寺樓望曉

醉落魄 舊紙畫小品黃菊花貽心觀

雨霏簾角乍涼人已傷漂泊未愁衰柳斜陽薄只恨昏燈重作去老懷惡而今棘地真無著伶俜蝶如人弱西風要把情拋卻爭柰微雲閒入夢中覺

小重山 題屈沛霖藏吳山帶書畫冊

南海西湖步並移此生殊勝相欲何依蝨餘蟬底續明時滄海粟留汝付覃谿楮墨不當疑楚蘭盟未冷路寧迷瀟然清瑟似靈妃無謂憶南雪并寒吹

珍珠令 蒙齋以最高樓詞酬予九日詞畫作此答之

珍珠字字兼幽杳知音少已挽住芳時留了休閒幾多秋賞寒花開早落葉街頭傷已埽莫空與采香人道怕蝶夢難成層雲先老

清平樂 題畫菊贈清籟

自秋來後海上花如繡新是西風人是舊簾卷何妨同瘦畫成深惜籐黃人閒不愛濃妝

只有一枝秋色晚來彌冷彌香

清平樂 屈沛霖兄先德翁山先生自書詩葉有花田酒田之農印章當爲先生自號沛霖故乞予刻後人一印

因更繪花田酒田農居圖一小幅並和玉田倦耕圖此作題以貽之

雨簑閒卸宴坐茅廬下柳外夕陽猶暫挂明日短驢休跨
素馨田上披離如今且待人歸
領得酒泉封地報詩隔代應知

和玉田詞補篇二

年前於陳蒙盦齋中率筆縱墨寫花樹果蔬之屬數十葉久已忘之蒙盦昨來出裝成一冊命各題詞審爲選前寫八葉成冊頗覺媿汗爰取山中白雲詞內有意言相屬諸小令和而題之仍錄於此

念會易孺

采桑子梅

幾年未到孤山去，蝶冷眉顰，鶴懶翎絨，詩向逋翁寫怨春。
嶺頭積有層層雪，報我飛雲，慰汝征塵，莫問江南舊主人。

醉落魄枯木新篁

禿柯碎葉孤生不受，纖纖擷酒香時啓。幽人篋只配空山來。箇翠衣蝶，惡風虐雪何曾歇。
支持莫放悲歌咽。影形向對蒼穹說。今古寒多先負一輪月。

如夢令荷

一酒今朝涼雨不見南山叢樹，尙倚碧闌干。指點紅蜓飛處歸去歸去，雙槳微波來路。

漁家傲長瓜

簾外綠陰成畫靜，絕難蜂蝶依依趁。淨拭欠般無漱病。清涼甚，連枝帶蒂琉璃枕。
尙想糾纏堆小徑，叢林豐草驕陽盛。室暗鑪香煙已定。荷風近，邵平更自稱仙令。

南鄉子無名花

故作倒垂枝欲喚芳名那得知莫向尋常庭院覓沈思偷傍筠簾覷畫眉 爲謝蝶蜂迷新
浴教誰帶雨窺葉誤梧桐花誤杏人歸訴說春風不入時

清平樂

此花此葉總與人無別除卻騷經那可說最合寒風冷月 千年許有秋山誅茅門付雲關
巖石落衣如繡梅柯竹影中間

浣谿沙 雙柑

攜酒聽鷗是我師莫訛袖墮贊癡兒此中有祕待噓吹 好趁冬前潮海艇未培國外暹羅
泥少時猜核似然犀

南樓令 松

玄闕不輕開雲根浸古落去千年遼鶴初回定有道人常采藥只欠卻一枝梅 泉石本同
懷神仙在碧臺聽霓裳韻落天街積雪堅冰都可抵惟不許故侯來

和玉田詞後篇

既取山中白雲詞慢調之可和者成秋詞一襲同時踐心觀之請寫九秋圖冊更拈出小令九章和而題之錄而爲後篇

念齋易孺

小重山

驚起寒蘆雁陣浮魚糧無著處不禁秋蕭條蓬梗泥清游和夢斷誰報橘千頭 往事怕迴眸
泫泫風雨夜泛輕舟老來詩思落滄洲那可問遐想裏湖鷗

清平樂

水寒煙斷楊柳全無岸密密織愁爲雨練繫住南來孤雁 早知歸夢難成好詩謝絕瑤情
不待空階新月怕聞江外簫聲

虞美人

霜中楓冷猶紅舞樵笛憑誰譜不求老屋得三間讓與枯僧和餓占名山 幽蘭自爾能心

素休作傾城顧水清拈取一枝看忍向春風爲伴卷簾寒

卜算子依原題畫葵

蜀道杜鵑黃會唱霖鈴雨更向戎州製道衣一盞傾仙醕
烹菽到邠詩愁謾和秋鑄笑彼
低頭誤向時霜肅煙淒處

浪淘沙依原題白鷺

身世老江鄉冷暖都忘蘆花千頃好新霜養取雁羣糧尙贖不爲冬忙
隨處盡荒涼此聚
能長未須傳訊到衡陽畏上青天嫌費力立定寒塘

數花風九日題畫菊

愛秋容淡誰道秋無好色天教分付畀詞客莫負英風歌吹秦簫湘瑟卻寫此清標未得
今年蕢底無與商量鬢白陶籬全被擾塵隔終料雪柯寒舞難逢南驛且擁此霜苞獨一

減字木蘭花題九日畫

幾多臺榭會不容春歌舞夜無地能游寫取黃花一捻愁
笛聲猶緩欲咽沈商剛得半拋

卻清吟舊撚茱萸卅載心

祝英臺近 畫菊九日

莫多愁休換淚如此路傍樹露老霜淒才可解花語便有千疊濃情
籐脂易怨冷意都無題處 尚閒佇怕教寒圃他時爲雪幾宵雨
痛讀騷經猶費落英句只應蠶紙纏絲淮清照夢 輕便抱秋飛去

浪淘沙 依原題秋江

冷雨溼孤篷橋外霜楓青蘆三兩盡垂東猶聽隔林湖唱好漁父詞同
記得海潮通擁起 淺紅雙清舊館付秋風已倦塔鈴還自語仍勸觀空

一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册八角）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册	四元二角	六元	九元
全年十二册	八元	十二元	十八元

同聲月刊 第二卷 第三號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兼 發行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理者 上海南京路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文怡書局 南京太平路二六一號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二九一號

廣告刊例 蘇州觀前街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面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